太平天国旧事勘考

——冯云山后人寻根记

冯照方　著



注：作品内容由作者提供，权益归属作者，平台仅提供排版设计效果，内容版权与法律问题与平台无关，作品仅供作者阅读。

目　录

第一篇：　太平天国，旧事勘考冯云山后人寻根记 1

前言 2

一、修家谱，冯氏族人有疑问？ 4

三、热心人，深山老林探究竟 17

四、毛家村，惊现百年大秘密 21

五、找根据 再现太平军历史 22

六，查资料 百年隐秘现原形 24

七、渡难关 侠肝义士救危困 29

八、“巡天王”，笑看后辈大团圆 34

后语 56

第二篇 “文革”亲历者的回忆 58

七律 61

难忘的一段历史教训 61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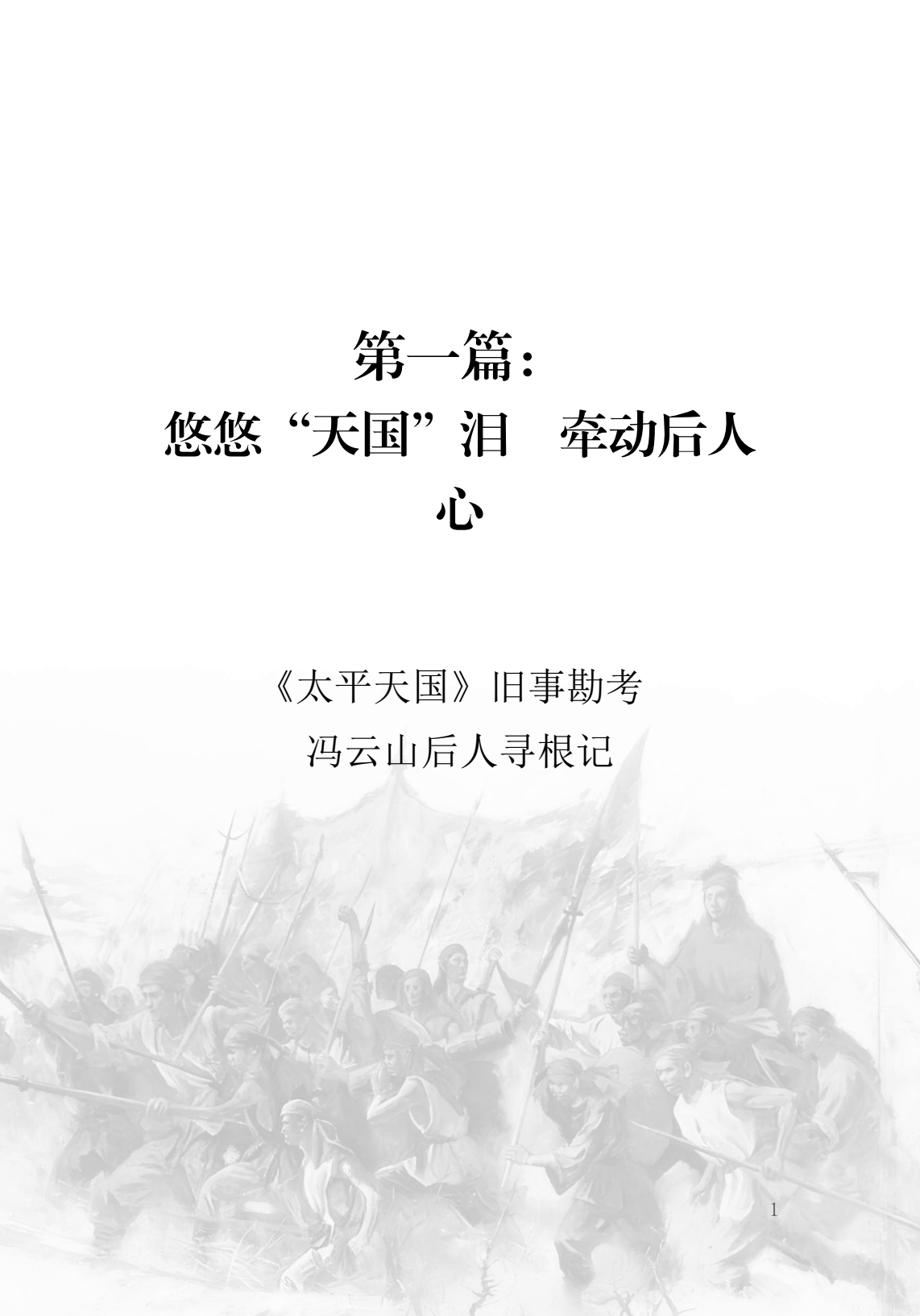
“文革”初期被中央首长接见 72
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 83
胡木生之死 83
苦命的伊人 89

附录 莫树英，周有桂，朱凤，刘摄 96

第一篇：
悠悠“天国”泪　牵动后人心

《太平天国》旧事勘考

冯云山后人寻根记



前言

生活在广西阳朔县楊堤乡浪石全家州村冯姓族人的老太公冯金养是最早定居在这里的。他生活的年代是公元1852年，那时的中国积贪积弱，正是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人民遭受苦难的时期，即鸦片战争时期。

那时还不兴《出生证》，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单位，村委介绍信，迁移证。我的老太公冯金养一样证明都没有。他是哪里的？为什么来到广西阳朔定居？家庭情况及出生年月都一概不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造成了他诡异的人生轨迹，使其子孙后人为弄清他的身份，猜谜一样，寻根百年。

今天，由于通讯网络的发达，大量描写发生于《太平天国》那个年代故事的书刊发表，我冯家一百多年来生活故事的口头、文字流传，直到我冯家于2017年6月亲自去到广东寻亲，最后证实了：居住在广西阳朔楊堤浪石全家州

的冯姓族人是太平天国冯云山的后人。凭什么证实我们是冯云山的后人呢？本文作有较详细的介绍，读者认真阅读便知。

冯家第五代孙

冯照方

一、修家谱，冯氏族人有疑问?

广西阳朔榕堤浪石村委全家州自然村坐落在美丽的漓江河畔，全家洲村居住着一冯姓族人。在中共阳朔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冯照方已退休在家，是冯姓族人第五代孙，冯照方曾在阳朔县文物管理所工作过几年，又参加过广西区（省）级文博培训班学习，因此对文博工作有一定基础。2002年的夏天，冯照方的堂叔冯普仁、冯普利找到冯照方，要帮冯氏族人修家谱，以便后人排列有序。冯照方欣然同意，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整理材料也是冯照方在宣传部门练就的硬功夫，可算是得心应手，要完成任务，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两位堂叔交给冯照方一本手抄本，以及口头遗传下来有关家庭历史的情况。本子上记有各家庭成员的出身年月、辈分次序。有的是一百多年前用“干支”记录的年份，如：“丙申”、“戊午”等，冯照方通过历书用公元一一

的对照清楚。家谱于2004年四月修订完成，并印刷出了一本16开大，电脑打印而成的《冯氏家谱》。过去冯照方在上班工作期间，很少过问家庭的历史，这次参与修订家谱后才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家谱中出现的许多疑问？冯照方问两位堂叔，他们也回答不清楚，说不出所以。而最奇怪的是老太公冯金养的身世，隐藏着一个重大秘密。冯照方平时喜欢观看各种历史书籍，通过观看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书后，越来越明确地发现：居住在全家州村的冯姓族人，与太平天国有关。

二、写本书，撩动“天国”[1]旧事情

居住在广西阳朔浪石全家州的冯姓族人，来到这里定居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老太公冯金养到如今，已发展七代共300多人口，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明确记载出生年月，清清楚楚。但唯独老太公冯金养的出生年月概不清楚，是何方人士也一概不知，从他老人家口头交代遗传下来的信息，他又是一个清醒明白的人，从他的人生轨迹分析显示出，他好像是《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的后人。当冯照方把这一发现告诉家里人，冯家人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1 指太平天国

老太公冯金养的身世因他故意隐瞒，冯姓家人曾多方寻找都未弄清，是冯家人的一块心病。冯家族人先后去世的前辈，都立有碑文安葬清楚，而老太公冯金养坟墓至今无法立碑，就是不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今天，冯照方通过修家谱发现，冯金养的身世与太平天国有关，这一发现给冯家人破解了一个百多年历史的大秘密。

把冯家人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后人。这非同小可，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是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伟人，居住在阳朔浪石全家州的冯姓族人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是最基层的老百姓，如今要把他们和一位名人挂上钩联系在一起，确是一件不敢妄定的事情。但从冯金养的身世轨迹中又确实与冯云山有着一定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件事，冯家人曾有多种考虑；直接到冯云山的老家广东龙川找到冯云山的后人相认？这不行，冯云山的后人会说我们是神经病，是想攀高枝；写信给华南师范大学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这也不行，我们贸然地把材料寄给他们，他们也不会随便相信，再说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们；写篇通讯报道发表在报上？还是不好，报纸当天是新闻，过了两天没几个人看到，就会作为旧报纸丢到垃圾桶里了；还有人提出搞DNA鉴定，对方会同意吗？这也不现实。冯照方经

过反复思考，关键是先做好舆论才是最要紧的事情。怎么做？《太平天国》这件事已经过去160多年了，距今已相隔五六代人，现在的人对过去的陈年旧事已不太关心，也不太感兴趣，想办法把现在的人的视线撩动到太平天国旧事这边来，是要动点脑筋。把阳朔浪石全家州居住着冯云山的后人这一消息公布于世，给有关部门来找到我们才是最好办法。冯照方决定出版一本书，使这个消息长期地扩散出去，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两年，在广西阳朔还隐居着太平天国冯云山后人之事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冯照方有写作基础，在过去的工作中写过一些作品并发表在区市级的报刊上。冯照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于2016年6月署名冯照方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阳朔拾遗·小城的故事》一书，书中把“老太公冯金养身世之谜”一文放在了书的首篇。书中从六个方面提出老太公冯金养与太平天国冯云山的瓜葛之情。

下面是“老太公冯金养身世之谜”全文：

老太公冯金养身世之谜

在百里漓江，有许多精华景点，而最美的地方，要数杨堤到兴坪之间，有一处叫浪石风光的地方，在浪石村的河对面，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全家洲，这就是我家几代人生活的地方。我的家原不是本地人，是100多年前从广东迁移到这里定居下来的外地人。

那时，我的祖上从远在千里的广东迁移到这里，一定不会只看中这优美的山水，寂静的田园，来享受这青山绿水的舒适，呼吸这能给人带来健康的清新空气。从后来我了解的情况，他们那时哪有这闲情逸致，来体验这美妙的生活，而是不顾千里迢迢的艰辛，一路寻找才定居在这阳朔县杨堤乡（过去属兴坪）浪石村对河的全家洲自然村，这块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只有巴掌大的一片沙洲地上。

100多年前，这里肯定是穷乡僻壤，交通闭塞，我的祖上为什么要跑到这里定居生活呢？下面请看《老太公冯金养身世之谜》。

我是冯金养第五代孙，根据口头遗传，老太公冯金养

自称祖籍广东省肇庆地区德庆县连滩镇高基底大地坡人，青年时只身一人带着一个白藤箱，内装万金油（万金油是新加坡的一对华人兄弟胡文虎、胡文豹发明制造的，相当于现在的清凉油，在当时医药还不发达时，是很好的居家良药），沿西江、桂江、漓江溯江而上至广西阳朔兴坪浪石村对河的全家洲定居，先后购买土地，建房（草房）定居娶妻生子，从此安顿下来，至今我冯氏家族已发展七代共300余人口。

老太公冯金养娶妻阳朔县兴坪镇画山村杨家女子，老太奶生于1836年，生有两男一女，长男取名冯洪世，次男取名冯洪安，女儿二妹嫁至兴坪沙湾村。

为使其后人繁衍有序，老太公拟有一首寓意十分深刻的家谱辈分七言诗，诗曰：

洪日普照满天辉，运际丰隆朝紫微。

不振家声绳祖武，芝兰和暖庆新蓓。

不幸老太公冯金养中年去世，冯金养去世后留下薄财，保我冯家渡过难关。老太奶杨氏后又招赘谢云山生有两个儿子，名谢洪太、谢洪茂。

冯金养虽短暂一生，纵观他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他绝非等闲之辈，年纪轻轻从广东只身一人行程千里迁移

广西，而且隐居在交通闭塞的全家洲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并对其后人安排有序，这肯定不是偶然，而是有计划的行为，因此冯金养身世虽然短暂，却潜藏玄机，下面我一一道来。

一、他为什么单身一人迁移广西，他的父母是谁，可有兄弟姐妹及其他家人？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了他的家庭籍贯，却为何只字不提家庭人口情况，也不要求后人回家探视父母？

二、他所迁移的路径行程千里，应该有不少商贾云集经商之地，也有许多繁华的中小城镇，都是较好的落脚之乡，他都没有止步下来，却为何要定居在全家洲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三、他来广西时应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的大儿子冯洪世是1856年出生的，他在全家洲定居时应是1850年左右。他怀揣一定数量的钱财，可见如果不是富二代，也是出身殷实之家。他应知迁移路上一定不会安全舒适，却还是带着一箱万金油沿途买卖赚钱为生。他绝不是那种纨绔子弟、好逸恶劳之徒。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受到优良家风的影响，因此才自觉地拒绝了黄、赌、毒的诱惑。

四、他年纪轻轻却执行着这么一个周密而慎重的迁移

计划，从筹款进货（万金油）到迁移路线、定居地点，这不是一个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做到的，听说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位杨姓老表，但是一切事务是以他为主的。这个在背后支持他的高人是谁？另外，进货万金油不可能是在广东连滩这个乡间小镇，很有可能是从广州进货来的，背后之人也可能是在广州。

五、冯金养的儿子取名洪世、洪安。后谢家继父生的儿子又取名洪太、洪茂。家谱诗是一首有一定文采的七言律诗，作诗者是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诗的首句“洪日普照满天辉”。洪秀全在其玉玺上自称“洪日普照”，“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它隐含着“洪”像“日”一样有普照之意，“洪”在作诗者心中是一位伟人，这位伟人是不是洪秀全？第三句“不振家声绳祖武”的“绳”取自古诗《劝学》中“木直中绳，辏以为轮，其曲中规”，意即不要显赫的家庭声望，但必须用祖先的美德教育规范后人。这里他给我们后人提出了做人的要求。最后一句“芝兰和暖庆新蓓”是否隐含“如今虽有不幸，待和暖的春风到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六、据史书记载，冯云山（1815-1852年）在广东花县以教书为生，与同为塾师的广东花县的洪秀全表兄相识并

结为知己，一同参加了清政府的科举考试。那时考试贿赂成风，不送银子给考官是考不中的，因此他们均不满清朝的统治。后来他们密谋造反，要推翻清政府，他们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发动和联络民众，揭竿起义，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于1851年起义后，在永安（现在的蒙山县）封王，冯云山被封为南王，呼为七千岁——实为军师。太平军于1852年6月3日攻克广西全州时，冯云山不幸战死，时年37岁。但是尸体始终未能寻得。

冯云山，又名乙龙，号绍光，汉族客家人。

据网上记载，冯云山原籍广东龙川县石灰窑村人，后迁往广东花县禾落地村。

冯云山家族成员：

父亲叫冯绍衔，母亲胡氏，冯云山不仅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冯云山在去广西前住在禾落地村，生下七个子女，但长大的只有三个：一个叫瑞明（没有后人），一个叫瑞科，还有一个女儿叫冯僧。冯云山的妻子及长子瑞明死于广州。冯云山次子瑞科（小名天养）曾逃亡在外，但后来回到家里，至今仍有后裔，关于他到南京当了幼南王并死于南京之说有待考证。堂兄冯亚树逃到香港，住在

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家里。1853年，罗孝全得知太平军定都天京，小刀会占据上海，就带他取道上海，准备送去天京，但被清军水师和美国领事堵住，冯亚树不久病死。

又据网上说：“冯云山的堂兄冯亚茂被清军抓获时供词说冯云山有三个儿子。”

拜上帝会密谋起义时，洪秀全称天父第二子，冯云山称天父第三子・・・・・・

再看看李秀成的自述原稿，其中说道：“谋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所有管制、礼制都由冯云山制定，向全国发出讨伐清朝的吊民伐罪的檄文，也都由冯云山拟定。太平天国颁行冯云山创造的《天历》。这是中国行阳历之始，也是世界用四季历法的首创。冯云山被史家评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

晚清罗尔纲说：“冯云山由于从小奋志学习，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

冯云山于1848年1-6月在大牢蹲了半年，出狱后发现，自己的地位已经不保，杨秀清、萧朝贵已夺得了实权。

有一次萧为一小事要打谢享才两千棍，冯讲情，竟要跪在萧面前，最后萧说：“这次给你面子，下次再讲情，

连你一起打。”

《清文宗实录》、《咸丰东华实录》等官书亦未见有蓑衣渡冯云山战死之记载，民国《全县志》也没有把冯云山死事写进蓑衣渡战役。

冯云山死事，距今不过160多年，却有各种说法，最后的定论，还有待继续深入地考察和确证。

以上是我老太公冯金养和冯云山的有关历史，其中有一点引人深思，我老太公冯金养为何要把洪秀全的“洪日普照”作为我家家谱的首句？我家也是这样排列的，现已到“天”字辈了。我家至今还保留着用广东话（粤语）交流的习惯。

冯云山1848年在广西发动民众时，曾被广西的地方政府发觉而抓捕，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反对清朝政府是死罪，要被满门抄斩。老太公冯金养也刚好这时从广东迁移广西，冯云山在去广西发动民众时曾身背砚台、笔墨叫卖作掩护，我老太公冯金养来广西时也身背万金油。为何这样相像？

我的长辈曾去广东连滩寻根，但连滩确有姓冯，却查无此人。

因此我个人认为冯金养老太公也许是冯云山的儿子，

这时不得不赶快逃跑躲避追杀，隐姓埋名到广西阳朔兴坪（现为杨堤）浪石全家洲隐居下来。

以上观点，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因拿不出实物佐证，只是猜想。

我写此文，绝没有攀高枝之意，因我的全家现在也生活得很幸福，只是想弄清真相而已，是对冯云山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怕遭到满门抄斩的酷刑，立志要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尊敬。

今日的全家洲，已非过去的全家洲，这里早已鸟枪换炮了，原穷乡僻壤的全家洲，现在已是车水马龙，风光无限，充满着勃勃生机。坐落于漓江边的全家洲现是漓江公园从杨堤至兴坪徒步游的必经之地，每天到漓江旅游的中外客人络绎不绝。水泥路一直铺到村里，坐小轿车可以开到屋门口。从桂林坐漓江旅游船到阳朔县城，全家洲也是必须经过的地段。随着阳朔旅游业的发展，许许多多的外国政要、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中外游客都经过这里，我的老太公冯金养就安息在漓江边，再也不会感到寂寞了。

冯金养原以避祸为目的躲到浪石全家洲。而现在作为他的后人，我们都生活在这美丽的旅游胜地，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这要感谢他。我们全家经过100多年现已发展到

300余人口，他的子孙后代遍布全国各地生活工作，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正是冯金养老太公在家谱辈分诗中所希望的“芝兰和暖庆新蓓”了。

（写于2015年10月）

三、热心人，深山老林探究竟

《阳朔拾遗·小城的故事》一书于2016年12月出版社交到冯照方的手里，冯照方即拿到书店出售，一年半载后，有读者看到就会有反馈消息回来。但就有这样巧的事情，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书一公开，第二个月就引出了一件有关《太平天国》的天大秘密；在阳朔县金宝乡枫木寨村委毛家自然村的后山金钱岭上发现百座太平天国死难将士墓，其中有一墓是一位称为：“巡天王”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冯照方的《阳朔拾遗·小城的故事》一书经出版社严格审核后，用了四十多篇文章，约二十万字，基本上是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扬正能量的一本书，这样的书可以作为阳朔县文化宣传工作的一项成果。冯照方及时地把这本书拿到阳朔县委宣传部汇报，宣传部副部长张立河看到这本书后很高兴，以宣传部的名义即时

向冯照方按价购买了一百多本，算是对冯照方的奖励。张立河副部长是阳朔县金宝乡枫木寨村人，他的家里在枫木寨村委毛家自然村后山的金钱岭上种有果树，他星期天或放假的日子经常回家参加劳动，杀虫、施肥等工作。有一天，他把正在看着的《阳朔拾遗·小城的故事》一书带到了果树工地，中午吃饭时把书放在作零时吃饭、堆放工具的工棚桌子上。同时也在金钱岭上管理农作物的毛家村村民曾宪兴，也在和张立河同桌吃饭，他随手拿起《阳朔拾遗·小城的故事》翻看，当看到书中“老太公冯金养身世之谜”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时候，就向张立河说：“我们这里就有一百多座太平天国的将士墓，其中还有一座较大的墓是一位称为：“巡天王”的，可能就是一位王爷的人。”张立河听到这个消息，及时叫曾宪兴带他去查看，坟墓就在零时工棚的后面不足200米。

张立河回到部里，马上把在金钱岭上的发现打电话告诉了冯照方，冯照方喜出望外，及时与张立河约定，尽快组织人员进行勘察。2017年3月23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立河、周有桂，县宣传部退休干部冯照方，及宣传部办公室贺振敏，广电局朱锋、县政协莫树英、办公室莫美鸾，加上县文化馆退休人员冯照平，司机黎接福等九人开着两

辆汽车，前往毛家村后山金钱岭实地勘察。

毛家村后山周围石山环绕，中间耸立着两座土阶，约三平方公里。东面距金宝至葡萄公路约三公里，这里曾是古代南北通衢大道。西面与临桂地界相邻，距临桂六塘约九公里，两座土岭挺立在周边低洼的山地上，这就是金钱岭。山高约六七十米，地处偏僻，是一处屯兵驻防的好地方。

我们开车到了目的地，找到了当地村民曾宪兴同志，他向我们介绍：“我的祖上一直向我们晚辈交代：这十几座坟墓埋的是太平天国的人，坟墓虽埋在我们家的土地上，要保存好，不要挖掉。因此，这些坟墓在我们家的土地上，我们都未动过，一直保存至今。有的坟墓由于其他原因被挖开能看到墓中十几具尸骨，我们又主动把它掩埋好。最近几年，有盗墓者不知什么时候挖开了墓群中最大的两座坟墓，不知他们盗走了什么东西，等我们发现墓被盗，去查看时，只见周围在墓边的石头被翻开了，一座墓较大的一块石头上刻着：“巡天王”三个大字，字迹清晰。另一座墓被翻开的石头上横刻着：“太平天国”，竖刻着“陈氏”。这些字，村上有多人看见过。过去从未有人向我们打听这件事，我们当农民的也不太关心这些事情，你们

今天提起了，我们就告诉你们。“

我们听了曾宪兴的介绍，心情激动，急忙叫他带我们去查看。在岭顶的一片松杂树丛中，一座较大的坟墓被挖去了一半，挖出来的新土堆在一边，幕中央露出一个约一立方米的大洞，为了保护现场，我们不敢去动它。我们叫曾宪兴找出那两块刻有文字的石头，他说原来就在这里的，现在看不见了，也许是被泥土埋住了。我们把带来的香纸蜡烛烧过后，就去扒开墓边的泥土，寻找那两块石头。那天刚下过雨，泥土湿淋，没有找到。第一次勘察结束。

四、毛家村，惊现百年大秘密

过了几天、天气好转，张立河副部长等人又前往毛家村等地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解了不少事实。他们以张立河、莫树英、周有桂、朱锋四人署名写出了一篇较有分量的调查文章：《阳朔惊现百座太平天国将士墓，南王冯云山魂泊金钱岭？》刊登在中共阳朔县委，阳朔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今日阳朔》报上。文章引起了阳朔县的轰动，不少人感慨：在阳朔还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该文还在广西政协《文史春秋》上刊发，看附录。

五、找根据 再现太平军历史

第一次勘查回来后，在张立河等人继续去毛家村调查走访的同时，冯照方、冯照平两兄弟也在进行查资料，找证据的工作。从史书上得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下广西永安，（即现在的广西蒙山县）清朝政府急派广州都统乌兰泰带兵北上，大学士赛尚阿率兵南下进行围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向桂林方向走来。据《阳朔县志》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中旬，太平军由荔浦马岭到达县境高田圩，过遇龙桥，上临桂六塘围攻桂林”。太平军占领六塘。赛尚阿移兵屯驻阳朔。

清军和太平军在桂林南面将军桥处展开会战，乌兰泰在将军桥被太平军打死。太平军欲攻下广西垂镇桂林，但经月余未能得手。清军秀水知县江忠源诱引太平军南王冯云山追至全州蓑衣渡，江忠源用炮击中冯云山，冯云山不久不治身亡。那天是6月3日。太平军首次遭受重大损失，

洪秀全要为南王报仇，亲率大军向蓑衣渡杀来，江忠源早有准备，在蓑衣渡河中沉入大树，七柳八秋，使太平军的船队无法渡河攻击清军，太平军只得绕道东走湖南，向永州进发。湖南永州清军守将余万清惧怕太平军，弃城遁去。太平军从容入城、占踞月余、复分兵攻破江华、永明、嘉禾、蓝山等县、后又占领桂阳、郴洲。不久太平军进攻长沙，西王肖朝贵又被江忠源用炮击中，坠地而亡。这就是太平军初期的行军路线。

从太平军的行军路线看，临桂六塘是太平军驻扎过的大本营，太平军与清军在桂林、全州的多次战斗，都是在六塘驻扎后进行的。打仗当然有后勤，包括伤员的医疗和安置，阳朔金宝枫木寨毛家后山金钱岭应是理想的太平军后方医院。因此，太平军受伤和被打死的将士撤下战场后，抬到毛家后山疗伤和掩埋应是正确的，包括南王冯云山受伤后抬到毛家后山医治无效身亡，掩埋在毛家后山金钱岭上，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因此才有毛家后山金钱岭百座太平天国将士坟墓。

六，查资料 百年隐秘现原形

编写太平天国历史的书籍虽有大量问世，就南王冯云山死于何地（书上只说冯云山在蓑衣渡被打伤），葬在那里，一直没有一个确定。冯云山到底是两个儿子还是三个儿子也是众说纷纭。居住在广西阳朔浪石全家洲的冯姓族人与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有什么关系？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冯家人都在积极寻找各种证据。我们查找了许多资料，从一些资料中，结合我冯家人的情况，串联成一个整体，清晰地浮现出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冯亚戊是冯云山的胞弟，被清政府抓获后的供词说：“冯云山有三个儿子”。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三，罗尔刚说：“云山有三个儿子，长子冯癸芳，次子冯癸茂，幼子冯癸华。（有的说是“祭”）金田起义后，清朝官吏来到他的家乡花县禾乐地村逮捕家属，他的母亲胡氏，弟冯戊科（又叫冯亚戊），次

子冯癸茂都被捕入狱。他的妻練氏和长子冯癸芳，幼子冯癸华幸得逃出藏在颌县友人家，亲友筹集旅费，使洪仁玕带云山长子冯癸芳及一侄前往广西太平军中，因清吏盘查严密折回广东。其间，云山妻練氏匿居清远县谷岭，被人告发，被清吏捉获。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冯癸芳逃在广州附近村庄被抓获，他坚不承认是云山儿子，清吏提他到他母亲面前，两人相见都下泪，被证实了母子关系。他与祖母胡氏，母練氏，二弟冯癸茂都监禁在花县监狱。

云山幼子冯癸华与云山堂兄冯亚树出逃，几经困难，到壬子二年六月才得随美国教士罗孝全至上海。他们是要取道上海投奔天京的，但久候无法前往，亚树得了精神病，回到香港染病身故。癸华被解放上海的小刀会认出是云山的儿子，迎接他入城花五百银元买了一匹骏马，让这位小王爷骑上，在上海城内游行，全城兴高采烈地庆祝。小刀会起义军从上海撤退时，一说癸华被捕牺牲，清军不知道他是谁。另一说小刀会副领袖陈阿林专程保护癸华企图突围到太平军辖境镇江去，在冲出清军外堡之际，还拉着他的手，后来在混乱中被冲散了。

可以明确，冯云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冯癸芳后被押

到广州与他的母亲一同被清政府杀害。三儿子冯癸华与堂叔冯亚树到过上海，几经辗转欲投奔天京，最后失踪。

只有二儿子冯癸茂原关押在花县监狱，后去向不明。其实他已被人救走了。他的小名曾叫：“亚养”、“天养”。他约生于1834年左右，当时应是二十岁。我老太公冯金养正好是1853年以买万金油为名从广东来到了广西。冯金养应该就是冯天养，冯金养从花县监狱是怎样脱逃的，我们无从知道。但他是得到他人的帮助，才使冯云山不致被满门杀绝而保留下来的一点血脉。冯金养死里逃生，可想而知他当时是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啊！他的祖母，母亲，叔叔，大哥均被清政府杀害，三弟逃亡在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他又承受着多么大的困难；为保冯家独苗能够生成，想尽了许多方法，来对付清政府的追杀而留下许多玄机；他为了逃亡路上的盘缠而身带万金油冒充做生意；为了找一个“合理”的籍贯，他杜撰出是：“来自广东省连滩大地坡高基底。”而实际上这个地址是和他半路认识同伴来到广西阳朔楊堤浪石全家州定居的那位称为老表的楊定新的家里，楊定新的后人已回广东连滩省亲。楊定新承认冯金养是来源广东连滩，是为保护冯金养打的掩护。冯金养不告诉我们后人他的家庭情况，却有这样的难言之

隐。他为了使其后代子孙知道是太平天国的后人，拟出冯氏家谱的首句：“洪日普照...”。为希望后人发奋图强，正当做人拟出：“不振家声绳祖武”，用我冯家前辈的美德教育后人。又憧憬着后人的希望，能渡过现实的难关，坚信：“芝兰和暖庆新蓓”，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为什么要来到全家州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定居？据史书上记载：冯云山带兵在广西时曾写信叫他的儿子家人赶快到太平军里。当时太平军是全家老少随军的，当冯金养到了广西知道其父冯云山已战死，他只好找到了这个地方定居。按当时的情况，他不在这里又到哪里才安全呢？他行程千里，从广东走路到广西，为何能自觉拒绝黄、赌、毒的诱惑，（那时黄、赌、毒是公开的）他原来承担着特殊使命，怀揣着重大秘密。

又据史书记载：1852年5月，太平军在广西攻打桂林，有军中的老营、妇营、幼营及部分辎重装在几十条木船上扎营在漓江訾洲至斗鸡滩江面，准备攻下桂林后及时入城，后因太平军战事不利，主将冯云山受伤，驻扎在漓江上的老、妇、幼营被清军冲击，作鸟兽散。这次四散奔逃的太平军后人不知有多少躲藏在漓江两岸啊！

冯金养1853年来到广西躲藏在阳朔浪石全家州，我家

楊老太婆当时十七、八岁，（她生于1836年）也来到了这里与冯金养会合，同时还有一位姓谢的，后来叫谢云山的也一同来到了全家州。他（她）们都说是阳朔兴坪本地人，其实都是杜撰的，他（她）们同是太平军子女。因此，他们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1854年冯金养与楊氏结为夫妻。谢云山生于1839年，作为小弟弟跟随冯金养楊氏夫妇还住在全家州。冯金养于1856年生有二子一女后英年早逝，作为兄弟的谢云山成了楊氏的第二任丈夫，又生有两个儿子。其子孙也按我冯家顺序排辈。谢云山原不叫“云山”，是为了提醒冯家后人；是一个叫“云山”的人的子孙而把“云山”冠在这位谢姓兄弟的头上。他们生活在这里，平时都用广东话交流，因此，全家州现在还保留讲粤语的习惯。

据现在还住在金家州的老人说：当时全家州环境非常恶劣，杂草丛生，自1802年原住在这里的秦姓家人因山崩被埋全家灭绝后，50年来从未有人敢来到这里，村上帮芒草长得近两米高，帮芒草是老虎最爱栖息的地方，村上不时有老虎出没，冯金养等人来到这里后，曾搭建一个两米多高的瞭望台，观察老虎的行踪，为避免受到老虎的伤害，更重要的是观察是否有清兵追踪而来。

七、渡难关 侠肝义士救危困

让我们来说说冯金养身边的三个人。

冯云山参加太平天国离开广东花县后，清朝官吏到他的家里抓家属，把冯云山的母亲胡氏、老婆练氏、兄弟冯亚戊、二儿子冯癸茂抓住关在花县监狱。不久大儿子冯癸芳又在广州郊区农村抓获，冯癸芳坚不承认是冯云山儿子，清朝官吏就把冯癸芳带到他的母亲练氏跟前，母子相见，相互流泪，因此，冯癸芳的身份得以证实。后来母亲练氏、叔叔冯亚戊、大儿子冯癸芳三人被押到广州遭清政府杀害，多日无人敢收尸。

三儿子冯癸华被堂叔冯亚树带到上海欲投奔天京，后下落不明。有说他转回广东生有子嗣，这不是实情。现在冯云山老家的后人是其兄弟的儿子冯瑞科的后人。

二儿子冯癸茂，小名冯天养，从花县监狱在他人帮助下逃脱。（据冯云山的后人冯新伟说：“冯云山的父亲曾

在清政府花县衙门做过官，冯癸茂能从花县监狱逃脱，应与此有关）他逃到广西阳朔楊堤浪石全家州定居。改名冯金养。

冯金养躲藏在全家州，身边有三个人，就是这三个人帮助冯金养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冯金养一系列旨在保住冯云山后继有人，使我冯家平安延续至今，并拥有了300多人口，已繁衍共七代人。他们是怎样与冯金养连接在一起的呢？下面让我一一道来：

首先是与冯金养一同到全家州的那位楊姓老表。笔者找到了楊姓老表的后人楊长修，借看了他家族的家谱，谱中记载那位老表名叫楊定新，祖籍广东郁南县连滩大地坡高基底，楊定新的父亲叫楊宗哲、母亲叶氏，很早就迁居到了广西象州县，在象州生有六个儿子，楊定新是最小的。象州是太平天国运动发源地之一，楊定新虽参与了太平天国，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跟随大部队北上。但他的事被人告发，清官吏还是要抓他，在躲藏期间，冯金养沿浔江来到了象州与楊定新相遇，同样的处境，使他们一同决定北上追赶太平军。不想情况有变，他们只得以老表相称结伴来到了全家州。冯金养是冯云山的儿子，朝廷要犯，他的真实身份绝对不能暴露，经过商量，楊、冯二人都以：

“来源广东省连滩大地坡高基底”为籍，定居在了全家州。

第二个是谢“云山”，是我楊老太婆的第二任丈夫，是我冯家的继老太公。他是怎样来的呢？这要从一个故事讲起：西王肖朝贵有一次要打手下谢享才两千军棍，南王冯云山出面讲情，肖要冯跪下才看面子放过谢享才。别说两千军棍，就是一千军棍下来人也没命了，冯云山救下谢享才的性命，谢享才当然感激涕零。因此冯谢两家成为了生死之交，冯云山的儿子与谢享才的儿子自然成了能同生死，两肋插刀的好弟兄。

谢享才的儿子生于1839年，1852年他跟随太平军来到广西，攻打桂林时，他只有十三岁，被编在没有战斗力的幼军营，随船驻扎在桂林漓江的訾洲至斗鸡滩的江面上。由于太平军攻打桂林不利，驻扎在漓江上的老、妇、幼营被清军冲散，谢享才的儿子逃到了漓江下游的兴坪冷水谢家村，谢家原是这里的村民，接纳了谢享才的儿子，让他在村里躲藏下来。1853年冯金养来到全家州，谢享才的儿子就跟到了这里。

为了确实谢云山的身份，我们走访了兴坪冷水谢家，谢家人查了他们的族谱，谱中没有谢云山这个人。据老店的谢家人传说：曾有一个姓谢的外地人到他们家里住过，曾以兄弟相称，不久听说他到全家州帮工去了。谢享才的

儿子那时才十三、四岁，帮工是不可能的，实际是投靠。

第三个是楊氏，就是我冯姓家族的老太婆，她生于1836年，与我老太公冯金养1854年结婚时是18岁。她也是驻扎在桂林漓江上的太平军妇幼营，被清军冲散后逃到了兴坪马山楊家躲藏的，后得知冯金养来到了全家州，她也来到了这里与冯金养会合。

冯金养与楊氏结为夫妻后、谢享才的儿子作为小兄弟，他们三人相依为命，共同承担了各种困难，艰难地生活了下来。

冯金养生有二子一女后，不幸1868年中年去世。谢享才的儿子顶替冯金养，成了楊氏的第二任丈夫，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他承担起了抚养我冯家一大家子的责任，使我冯家正常的繁衍延续至今。他为了使我冯家子孙后辈寻根，冠上了“云山”的名字，提醒我冯家子孙是“云山”的后人。

冯金养身边的三个人，对我冯家是给予很大帮助的。楊定新为掩护冯金养，借用了他家的籍贯，把冯金养说成是：“广东省连滩大地坡高基底“人。他不怕遭受牵连，也没有向清政府举报邀功。

冯金养英年早逝，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大儿子冯洪世十三岁，二女儿九岁，小儿子冯洪安六岁）和一个

无依无靠的青年女子，可想而知冯家的困难程度。谢云山却毅然挑起了抚养冯家孤儿寡母的重担，做了冯家的继父，并把冯金养的儿女养大成人。

楊姓女子即我冯家的楊老太婆，主动到冯金养当时隐藏的阳朔浪石全家州与冯金养结婚。按当时的情况，如果楊姓女子不跟冯金养结婚，冯金养是讨不到老婆的，又那能有我冯姓一家子人。

冯金养在遭受灾难之时，得到他（她）们的帮助，我们冯家人深受感动。在此，我冯家人向他（她）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八、“巡天王”[2]，笑看后辈大团圆

住宿在广西阳朔楊堤浪石全家州的冯姓族人，因老太公冯金养的身世“不明”，后人在苦苦地寻找着。老太公在一百多年前写着的：“来源广东省连滩大地坡高基底”，冯家人多次去这个地方寻根，都因无功而返，都不被连滩大地坡高基底人承认。那位伙同冯金养于1853年一起到全家州定居的楊定新后人于1993年回他的老家找到了亲人，他的老家就是广东郁南连滩大地坡，而且他们每年都回老家省亲扫墓。这样，冯家以“广东省连滩大地坡高基底”为籍贯的说法被打破，冯家利用楊家的籍贯，再也没有用了。当然，现在因籍贯没有了，不会危及生命，也不会x清朝时期再被抓去坐牢杀头。但是，没有合理籍贯，不知道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始终困扰着我冯家人，我冯家如今两

[2]

三百人口，加上冯家女子嫁出去生的儿女（外甥）共有三四百人，这样庞大的一家人，居然不知是从何而来，无根无底，就好比一棵参天大树没有根基，它能保持得久吗？我们的堂叔冯普仁目前正是我冯氏家族的当家人，搞清楚居住在阳朔榄堤浪石全家州的冯姓族人到底来自那里？是何方人民？也是他挂在心上的一件大事情。他也曾经到过广东连滩寻找老家，其结果同样。我冯家寻根之路似乎已走进了死相同，无法可施了。冯普仁在2002年编排我冯氏家谱时，仍然沿用错误的广东连滩地址。

冯照方有缘参与编排家谱。当看到的第一句辈分诗：“洪日普照满天辉”时，误认为是一句病句。“洪日普照”是一句形容词，“日”指太阳，太阳是火红的。应该是：“红日普照”，怎能用“洪”水比作太阳呢？我过去学过语法知识，形容词用词必须准确，否则就是错误的，我刚开始以为我的老太公冯金养是一个无文化知识之人。当看到第三句：“不振家声绳祖武”（老家谱上是“丕”，冯普仁写给我的是“不”）的“绳”字，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字，意思非常深远，我查找到在这里的“绳”字是出自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百家集大成者”的荀况，即荀子的“劝学”一文中。文章说：“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

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

当我查找资料，看到这个典故后，我的老太公冯金养用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文章教育激励我们后人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时，我即时肃然起敬。原以为他是一个无文化知识的粗人，错了，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清楚说明，但从他给我冯家后人拟定的“辈分”诗中，得出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暗藏着一个重大秘密。因此，冯照方写出了：“老太公冯金养身世之谜”这篇文章。从此我们把寻根目标放在了太平天国历史之上，我们查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史书，从电脑上也看到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报道，也从手机上查看了各种有关太平天国的消息，但内容太多，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不知信那个的。我们从网上看到了冯云山的照片，我们把他的照片冲洗出来与我们冯家人的照片相对照，确有相同的地方。比如冯云山的眉毛两边向上挑起。我们的眉毛就与他的相同。我们得知在广东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养老院有一位叫冯纪生的老人，他就是冯云山在广东老家的后人，我们决定亲自去找他。

07年6月19日

冯照方、冯照平、还有堂叔冯普仁，由冯照方内弟黎接福当司机，开着他的私家轿车前往广东。堂叔冯普仁已85岁高龄，本不应该叫他去了，但他会说广东话，到广东后可以与冯纪生用广东话交流，显得更亲切。我们带上写好的有关资料，个人身份证照片及退休证件，用手机导航、开车直达广东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养老院，我们向养老院门卫说明找人之事。他同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到院里，看到墙上公布有冯纪生的名字，已是86岁的老人。当我们走到宿舍厚时，有几十位老人坐在宿舍门口的走廊上。我们一路看过去。忽然一位与冯照方、冯照平父亲xxx非常相像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因为冯照方、冯照平的父亲也活到86岁才去世的，生前留下的照片与86岁的冯纪生几乎一样，从眼睛额头，脸形及神态都十分相像。我们走到他的面前问他：“你是不是冯纪生？”他用广东话回答：“孩呀孩呀”。我们急忙叫堂叔冯普仁用广东话和他交流。堂叔冯普仁用广东话向冯纪生说：“我们是广西桂林阳朔的，我们是冯云山的后人，是他第二仔的儿孙。我们找到冯云山的墓了，就埋在阳朔。冯纪生因年老得了轻度中风，但他听懂了我们的讲话，听完我们的介绍后，眼泪即时流了下

来，我们也为之动容，双眼含泪。这时一位30多岁的女士急忙过来，看见我们掉泪，问我们干什么？旁边一位老头向我们说：“这是冯纪生的小儿媳妇，是这里的管理员。我们马上拿出我们的身份证，退休证给冯纪生的小儿媳妇看，并告知了我们的来历，她看了我们的证件，知道了我们的来历后说：“我们也去找你们呀！”“你们坐一下，我打电话叫冯纪生的儿子过来”。一会，冯纪生的大儿子冯新伟过来接待我们，我们把写好的材料，连同张立河等人写的发表在《今日阳朔》报上“阳朔惊现百座太平天国将士墓，南王冯云山魂泊金钱岭”这篇通讯报道，及冯照方出版的《阳朔拾遗 • 小城的故事》一书，一同交给冯新伟看，太多了，他一下看不完。我们又即时拿出冯照方，冯照平父亲冯普霖生前的照片与冯纪生相对，他们说：“太像了。”我们也感慨，确实太像了，居然相隔了五六代，160多年还有两个这样相像的人，这也许是冯云山、冯金养在天之灵，暗中使劲，造出了这么两个相像的人，以便我们后人相认。

我们交谈了一个多钟头，冯新伟带我们去看了冯氏家族祠堂，冯云山是家族中第十四世子孙。由于冯纪生与冯普霖的相像，我们也基本认定找对老家了。我们向冯氏列

祖烧了香，作了三鞠躬。吃晚饭时间到了，冯新伟，冯新林，冯新永三兄弟在狮岭的一家大酒店招待我们吃了晚饭。

第二天，冯新伟带我们去看了冯云山的故居。故居已没有房子了，只剩下房屋的墙基。冯云山带领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后，清政府两次派兵把冯云山的家夷为平地。现作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派人管理着。中午我们去向冯纪生告别。我们给了个红包给冯纪生，并和他及冯新伟、儿媳一起照相留念。冯新伟表示不久将来阳朔与我们全家见面。

传承历史，破解悬疑，弄清真相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今天，我们把我冯家的历史公布出来，就是这个目的。

由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自咸丰一年（公元1851年）起，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结束，前后长达十八年，势力波及十八个省，攻克城市六百多座。它以暴风骤雨之势，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也给予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运动在它失败以后，留给历史的余响是长久的，为后来的历次革命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所作的改革，至少使中国跃进了一百年”。（摘自柏楊《中国人史纲》）

今天，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真正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工业、农业、经济、军事、科技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工业制造、军事科技成果，振奋人心。

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你们可以闭目了，你们好好安息吧！

冯家口头流传的故事

我家老太公冯金养只身一人定居广西阳朔浪石全家州至今一百多年，虽然他刻意隐瞒了他的身世，但在一百多年的生活轨迹中，留下了许多生活故事，其中一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得知冯金养身世之一二。下面是口头流传的原话：

一、“冯金养是带着一个白藤箱、内装万斤油从广东做生意来到全家州的。”这句话说明冯金养来自广东，并非“大侠”（乞丐）式的逃难之人。

二、“冯金养来广西时，还和一位楊姓老表一起来的。”

为了弄清冯金养与楊姓“老表”的关系，冯家人找到楊家的后人，楊家后人说：“和冯金养一同来到阳朔的叫楊定新，原籍是广东隋南兴坪冷水村人，他的父亲叫楊宗哲，迁到广西象州县后，生下楊定新兄弟六人，楊定新是最小的儿子，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他也参加了太平军。”一八五三左右，冯金养躲避追杀到了象州、与楊定新相遇后约好一同外逃，并以“老表”相称来到了全家州。

三、“刚到全家州时，为了防避老虎，搭建了一个瞭望台，随时观察老虎的行踪。”这句话说明当时全家州环境恶劣，是没有人居住的荒地。

四、“冯金养去世时，儿子才十三岁”。这句话说明冯金养的大儿子冯洪世十三岁时丧父，小儿子冯洪安才六岁，女儿约九岁。家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冯洪世出生于一八五六年。可以推算出冯金养去世是一八六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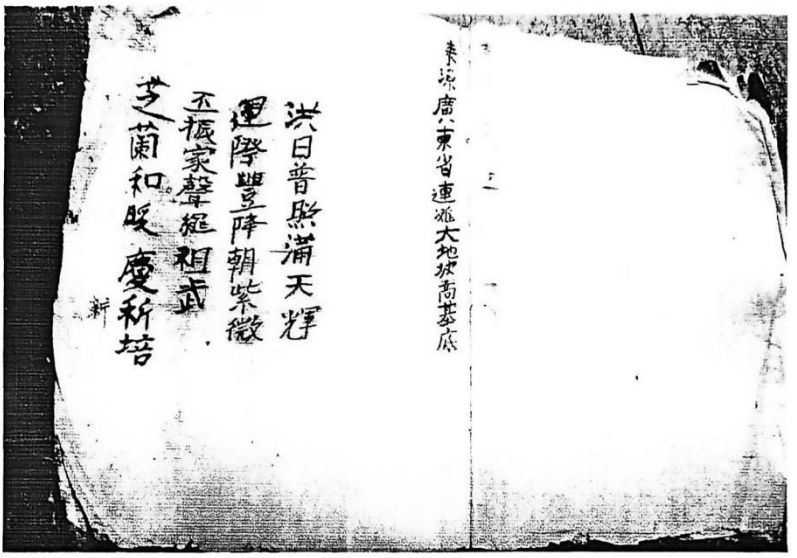
五、“有一年，谢云山（继父）去兴坪赶圩，又参与赌钱，结果输了钱，赌徒找到全家州追要赌债，最后把家里养着的浪猪（半大猪）抬走了。谢云山遭到了全家的严厉批评。”这件事说明冯家平时是非常谨慎小心的，生怕招来清政府盘查。

六、“谢云山是从冷水谢家来到全家州的”。冯家为了弄清谢云山的情况，冯普仁叔找到头坪冷水村谢家。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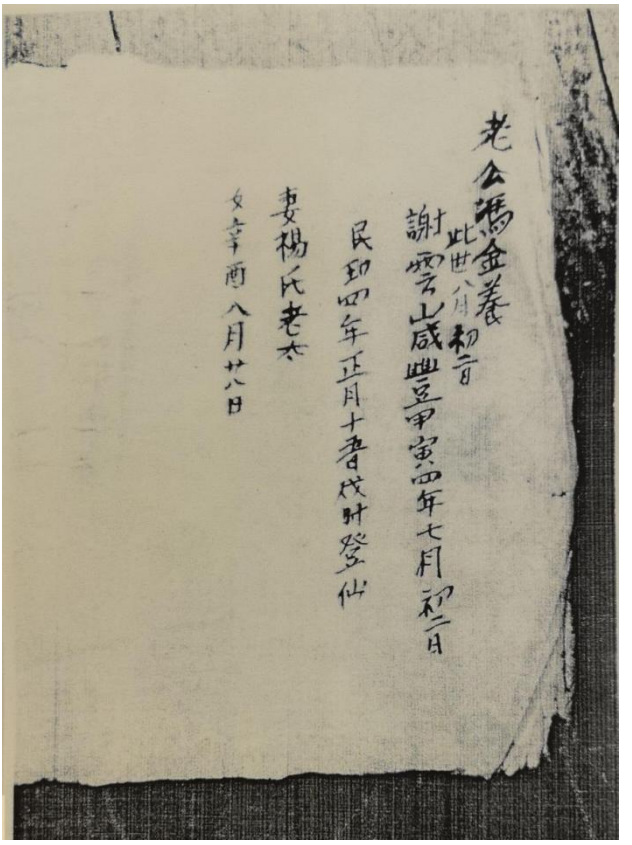
家人说：“谢家是二百多年前从广东搬来的，在广西有五兄弟，从谢家的家谱中没有叫“云山”的人，而且谢家的五兄弟子孙记录清楚，没有去冯家入赘之人。只听说曾有一位谢的年轻人来过冷水谢家，以叔辈相称，不久去全家州帮工了。”谢云山到全家州时只有十四五岁，帮工不可能，应是投靠。也说明谢云山当时与冯金养、楊氏（冯家老太婆）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

七、二零一七年六月，全家州冯家派人去广东寻亲，找到冯云山健在的后人，曾听后人冯纪生之子冯新伟说：“听一些老人说，冯云山已经绝后了。”这是否可以证实：冯纪生是冯瑞科的后人，冯瑞科应是冯云山的侄儿。

（写于2017年8月26日）



图一、老太公冯金养给子孙后人拟定的家谱辈分诗，我们已排到“天”字辈了。为了防护清朝政府对我冯姓族人的追查。老太公冯金养写上了“来源广东省连滩大地坡高基底”的假地址。



图二、老太婆楊氏明确写上：“老公冯金养”。“谢云山咸丰甲寅四年七月初二日”。（即公元1854年8月22日）来到了全家州和他（她）们生活在一起。图一图二这本老家谱我们现在还保存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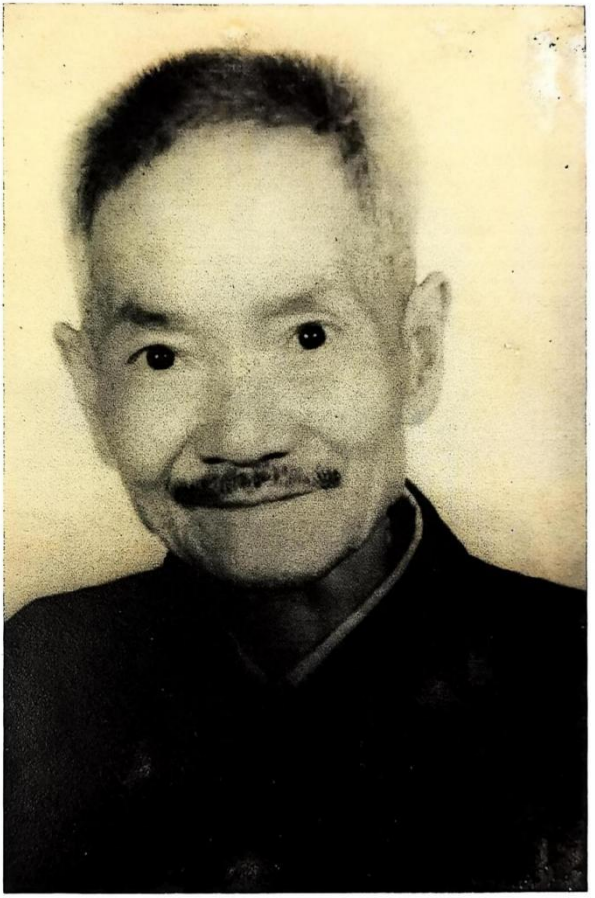
三

天津麻花有特点；
酥脆可口香代甜。
曾在家里“品尝”过，（注）
果然真假有区别。

（注）有人用车拉着“天津麻花”在街上叫卖，品尝时却是硬邦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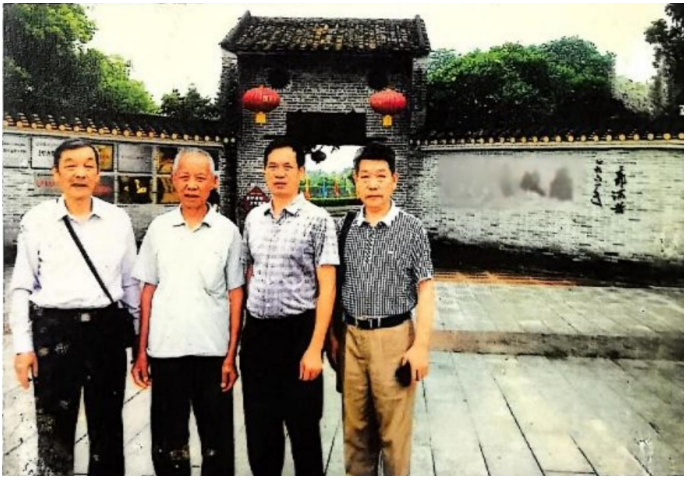
图三：广东冯云山老家后人冯纪生。



图四：本文作者冯照方的父亲冯普霖生前照片。他生于1916年，2002年去世，享年86岁。他的相片与冯纪生十分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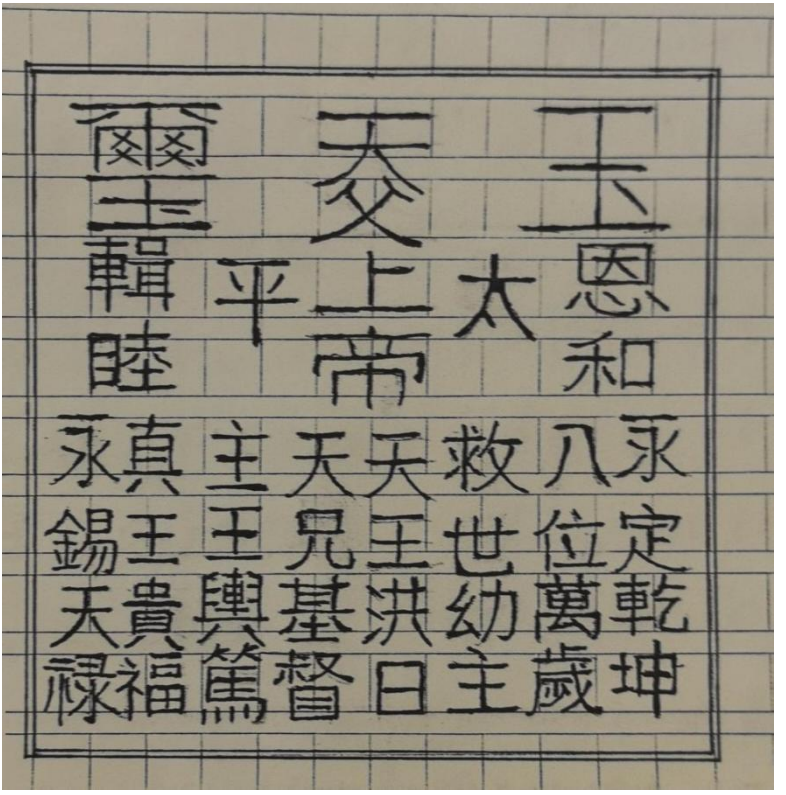


图五、在冯云山故居的合影、左冯照平、中冯照方、右冯新伟。（冯纪生的大儿子）



图六：在洪秀全故居门前合影，左二为广西全家州冯普

仁。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全文

太平天国时期的封王情况

毛家后山上那座刻有：“巡天王”字碑的坟墓死者是谁，还无定谕。笔者从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书中寻找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封王情况。

他们都是太平天国的主要骨干，是带兵打仗的重要成员，没有发现被封为：“巡天王”的。我们认为：中国人在神话故事中说天上有“南天门”。人死是“升”天了。这是不是隐含有冯云山上到“南天门”巡天了。

太平天国人物志【冯云山假面——“云师”】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洪秀全自称“太阳”。把诸王都加上了天师的头衔，冯云山被称为“云师”。意思是在天上管理云彩的人。这对破解在广西阳朔金宝乡枫木寨毛家村金钱岭发现的太平天国将士墓中那座“巡天王”墓是否是南王冯云山的坟墓是很有帮助的。

据文献记载：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君主制，它的中央政权，以天王为最高主宰，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

帅、卒长、两司马等十二级职官。天王以下的“王”为最高职官。楊秀清的东王府实际为中央政府最高国务最高管理机构。后来得封王者虽多达两千多人，但真正掌权者，兼带兵打仗之人，据不完全统计如下：

洪秀全：在永安封为“天王”（1853年3月29日在南京建都）万岁

楊秀清：・・・“东王”（九千岁）

肖朝贵：・・・“西王”（八千岁）

冯云山：・・・“南王”（七千岁）

韦昌辉：・・・“北王”（六千岁）

石达开：・・・“翼王”（五千岁）

洪大全：・・・“天德王”（衡山县人）在永安被俘，押解到北京后被杀。

天京楊书内乱后：

赖文光一八六一年被封为遵王。（打死僧格林沁）

陈玉成一八六零年被封为英王。

陈得才一八六二年被封为扶王。

梁成富 ・・・启王。

蓝成春 ・・・祜王。

范汝增 ・・・首王

张宗禹： （捻军）梁王。

任化帮 鲁王。

张禹爵 幼沃王。

邱远才 怀王。

胡有禄：湘桂边界天地会首领自称定“南王”。

林凤翔：一八五五年战死后被追封为“求王”。

李开芳：・・・请王。

李文茂：粤剧艺人、建立大成国，在军中称为“平靖王”。

陈开：建立大成国称“平浔王”。

梁培友：・・・平东王。

区润：・・・平西王。

梁大昌：・・・定北王。

姚新昌：・・・北路大元帅。

冯添喜：・・・元帅。

刘丽川：上海小刀会首领，自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杜文秀：云南蒙化回民起义领袖。建立大理政权。称“总统兵马大元帅”。

张秀眉：贵州苗民起义领袖。

张乐行：捻军首领，接受太平军封为“沃王”。

秦日纲：被封为“燕王”。（杀死清安徽巡抚江忠源）在“天京之乱”中与韦昌辉杀楊秀清及其亲属。天国官兵二万余人。

洪仁发：被封为“安王”。（石达开出走后）。

洪仁达：被封为“福王”。（・・・）。

蒙得恩：被封为“赞王”。

李秀成：被封为“忠王”。天京城破时为保护幼主被俘。后写下长篇《自述》。

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国政令不统一，主要领导人各处一方，官制紊乱，封王多达2000多人。

洪仁玕（1860年）：被封为军师，号“干王”，总理朝政。

著有《资政新篇》。新篇制定纲常大法，主张：依法治国。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经济上发展近代交通，兴建铁路公路，制造轮船，修浚河道、设立邮政、开办银行、发行纸币、开发矿藏、奖励发明；富者可以投资设厂，雇

用工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上主张崇正除邪，反对偶像崇拜，批判中庸之道，提倡办报纸，“说真话，讲道理”，建立学馆、医院、礼拜堂、育婴堂。外交上主张独立自主，又准许与外国通商，进行文化交流。固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资政新篇》只能成为空谈。洪仁玕，洪秀全族弟，曾参加金田起义，后逃到香港，结识瑞典教士韩山文并结为好友，受韩的启发，阅读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1854年才回到太平军中。1864年在江西被俘，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李世贤：太平军“待王”

黄文金：・・・“堵王”

楊辅清：・・・“辅王”

汪海洋：太平军“康王”。（因意见不合刺死待王）

赖文洸：东捻首领。

张总愚：西稔首领。

钱 江：太平天国军师，浙江归安人。

程文相：太平天国男状元。

傅善祥：・・・女状元。（天京之乱后不知去向）

郜永宽：太平军纳王　（又叫郜云官）

汪安钧：・・・康王

周文佳：・・・宁王

伍贵文：・・・比王

韦俊：韦昌辉弟，1855年封“定王”。后献池州降清。

陈坤书：・・・护王。

肖有和：肖朝贵的儿子。肖朝贵在长沙战死后，袭爵幼西王，天京城破后被清军杀害。

洪贵福：洪秀全长子，1864年6月1日洪秀全逝世后继位为幼天王。在江西被俘、被杀。

谭绍洸：太平军慕王。

陈炳文：・・・听王。

(写于2017年5月20日)

后语

我家安安然然的、平平静静地在广西阳朔楊堤浪石全家州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居住了一百六十多年。我们的生活虽不算富裕，但也不算贫穷，却是人丁兴旺繁衍至今已有七代三百多人口。我们的家庭生活得安逸舒适，有人在家种田种地，有人在外开厂经商，也有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尽过一点点力量。我们全家生活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是幸福舒畅的。

我家原以："广东连滩大地坡高基底"为老家，后来得知这个地方是楊定新的老家，而不是我冯家的根。我们是谁？我们是那个？冯金养为何要冒用别人的籍贯？通过历史书籍，网上报道，加上我冯家历代先人留下的只言片语，我们翻开了我冯家封存一百多年的这篇历史：发现我们是："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大怖村"人，是太平天国冯云山的后人。

笔者在过去看过的书中，看过的电影电视中，有许多遭到统治者满门抄斩，家灭九族的故事，看后不以为然，还津津乐道与人谈天。当今天得知我的家庭也曾遭到灭门之祸，我的老太公冯金养是在那场大屠杀中的漏网之鱼，逃到广西阳朔来的，我的心难过了。当得知冯云山的家人被清朝政府杀光，家园被清朝政府抄没损毁，夷为平地后，我暗自哭泣。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怪清朝政府的殘忍，也不能怪洪秀全，冯云山执意发动太平天国这场运动。谁叫我中国那时太落后啊！假如那时的中国有现在这样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又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冯家在寻根的道路上费了不少精力，今天把这一结果公开，其目的就是为了还原历史，恢复本来面目，使我冯氏家族在外飘泊了一百多年，苦苦寻觅老家而得到了落实，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目的，更没有故意向名人攀亲而沽名钓誉。

冯照方写于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第二篇
“文革”亲历者的回忆





文革期间派性武斗严重。图为抢夺人民解放军枪支的部分群众向毛主席像跳表忠舞。（　　摄）



一九六八年六、七月桂南一些县的部分民兵去桂林市参加武斗。图为群众欢送，“英勇上前线杀敌的革命战士”。（　　摄）

七律

难忘的一段历史教训

中国人民苦难多，阶级斗争到“文革”
多少人跳表忠舞，谁是英雄谁可恶。
全民狂热铸大错，一场闹剧深刻啊！
国家团结最要紧，齐心才能建强国。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全国人民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迎来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纪念日。为了贯彻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二为方针，全

国文学艺术活动空前活跃。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艺术作品十分繁荣，长篇小说、电影、戏曲、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绘画，各个领域都创作、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加上思想比较开放，国外的一些优秀作品也不断地引进。因此，在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艺术的青年人，饱享了精神粮食的大餐，得到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艺术享受，如革命战斗故事长篇小说《红岩》，《烈火金钢》我读过。俄国（前苏联）作家奥斯托罗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更是我们年轻人学习，效仿的榜样。电影：《柳堡的故事》，《我们村里的青年人》，我看了又看，反复多次，还有《五朵金花》，以及在阳朔拍摄的《刘三姐》中的歌曲，我们年轻人都能从头唱到尾，我们太爱了。《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从五六十年前唱到现在，我还经常用小提琴、二胡演奏。特别是1964年在周总理亲自指导下，全国三千多名优秀演职人员创作完成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成功，更使我们青年艺术爱好者高兴异常，“东方红”史诗中歌曲，我们更是唱不离口。当时，我国的文化艺术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是空前繁荣的，是丰收的年成。由于我喜爱唱歌，不久从县印刷厂调到了县文艺宣传

队工作。县文艺宣传队是根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安排，贯彻执行“二为”方针精神，把文艺送下乡，送到基层而组建的。

随着“百花齐放”的东风，《北京晚报》发表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三家村札记》，他们当时都是较有名气的作家，教授和北京市的领导，他们的文章以杂文的形式广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有些对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因此深受读者的欢迎。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又是明史专家，他挖掘出了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故事，海瑞具有不惧权贵，刚正不阿，敢于冒死上谏的精神。刚开始有一部《海瑞背纤》的故事，情节是海瑞在一个县做县令，朝中有一位大员走水路要经过他的县境，大员要海瑞抽调大批民夫去帮他拉纤撑船，海瑞却没有满足这个要求，自己一个人去帮拉纤绳。海瑞把官服扎到身上面，官靴挂在脖子上，光着赤脚下到河里出力的拉船，他一个人怎么能拉得动装载有几十人的一条大官船。岸上站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不时发出对那位大员的谩骂声，搞得那位朝廷大员狼狈不堪，下台不得。这个故事极大地讽刺了那位朝廷大员，又歌颂了海瑞不惧权贵的精神，这个故事当时流传

很广，还用小人书的形式，给广大读者和少年儿童阅读。接着吴晗又编出了《海瑞罢官》并写成剧本用京剧形式在北京等地公开演出。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看后写出了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应为《海瑞罢官》是影射1959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已担任着毛泽东秘书工作的江青也认为《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康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的问题有关，要进行批判。就这样《海瑞罢官》作为了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导火索被点燃了。

据当时报纸报道和后来的一些文献记载：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几项议程均由毛泽东会前签定，开会期间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及请示。林彪在会上诬陷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集团”，彭、罗、陆、杨同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同年8月4日毛泽东又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对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出要“依靠革命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决定》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

也基本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决定》的通过，表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从而导致了全局性的错误。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阳朔县委领导为贯彻通知精神，首先在阳朔县文化系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形式还是过去老一套，“领导组织动员，下面群众个个检查，然后由领导主持人人过关，最后抓一两个典型组织群众批判。”我们被通知回县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也完全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

6月3日，单位领导通知，全体文化系统人员带上行李到阳朔中学集中，早上八点钟到，不得迟到缺席，气氛十分严肃，那天早上近百人一早就来到了阳朔中学，个个带着铺盖手巾、牙刷。在操场静静等着。一会宣传部副部长和文化科的王干事到场，宣布阳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干事宣布有关纪律：1、全体集中住宿未经批准不得回家。2、不许外出，有事经批准才能出去。3、没有礼拜天，不得缺席，更不得中途退场。4、统一伙食，集中开办食堂。这些纪律一宣布我们傻了眼。那时宣传部副部长是蛮大的官了，谁敢不听。

第二天，正式开会，副部长作动员，首先念了一大段

报纸，接着一通讲话，内容是要认真学习“五一六”通知，积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抓好阶级斗争，提高每个同志的思想觉悟。副部长做完动员，王干事宣布会议安排，首先个人自查，要求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挖深挖透，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争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不知道各人写了什么。各基层单位的领导有电影公司经理、新华书店经理、文化馆馆长，文艺宣传队队长、广播站站长，还有一个幻灯创作组组长，他们经常被叫去汇报情况，并要求加强管理工作。七八天后转入第二阶段，进行批判与自我批评，各人把写好的检查在大会上念，然后又被人提出意见。各人写的东西都是“某天迟到”，“某天早退”，“某次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得不好”等无关痛痒的事情。一般别人也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也有因生活上的一些口角进行争吵，要求领导解决。每个人通过念完自查后，副部长及王干事认为没有问题就算过关了。第二天由领导小组做小结，小结完后，王干事突然拿出一本由县文化馆馆长王礼生收集编辑的“民间山歌集”。说山歌集是毒草，宣扬资产阶级的东西，要进行批判。馆长王礼生一下子吓得脸就白了，还有一个要批判的是电影公司经理郑某。从那天开始，对这二人进行了近半个月的批斗。王礼生是文化馆的

老馆长。工作十分负责。对阳朔的群众文化工作做出了较好成绩。他国画也画得很好，画阳朔山水。漓江风光也有优秀作品。由于他有这方面水平，许多全国有名的画家到阳朔都是他接待，安排阳朔本地的青年人做向导，带到各地去写生画画的。钟其香、李可染、阳太阳等名画家来阳朔多次，带动和培养了阳朔地方一批较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批判黄礼生“民间山歌集”里大多数是群众中的口头歌，没有什么战斗性的东西，如我还记得有一首是“想妹迷，想妹头发一整齐，想妹一口白牙齿，未曾开口笑眯眯。”就这样的山歌，被批判了十多天，最后调出了文化馆，结束了他的群众文化工作。批判电影公司经理是因他是广东侨乡人，有亲人在香港，有海外关系。因此也被批斗了十多天。

进入7月份，一些地方兴起“红海洋”，就是在墙上写上标语，用红颜料直接写在墙上，高的地方架梯子上去写，内容主要是毛主席语录、歌颂毛主席的题词、口号，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

勇前进”等。这个任务由我文化系统完成。因此在阳朔中学集中学习批斗的会议就此结束。上墙写字的人有电影公司的唐润发，文化馆的龙帮政、电影公司美工阳良宾。我因曾是印刷工人也写得一手好的排笔字。我们四人担负了上墙写字的任务。凡空白的墙都要写，我们每天写，但县领导还是认为我们写得太慢，要求我们加班加点拉上电灯去写，为了鼓励我们，县领导批准由粮食局供应给我们面粉，红糖煮成“蚂拐跳塘”，一碗碗的送到我们写字人的手里，后来我们有时写到半夜一两点钟，煮好的“蚂拐跳塘”用大盆盛好放在人行道了，任由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就自己动手去要了，那时吃的东西是有定量供应的，早上吃碗米粉要二两粮票。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30斤，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太够吃的，因上墙写标语有白吃的糖面粉粑，我当然高兴得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十六条》，其中内容最要紧的是；人民群众有“四大自由”，并受法律保护。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委紧跟形势，马上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大力宣传，文艺宣传队要我编成歌舞进行演出。歌词是这样的：“十呀十六条，十六条，定得好，定呀定得好，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文化大革命掀高潮，掀呀掀高潮。”我们巡回到各乡镇白天上街演，晚上在各地礼堂演，各乡镇机关学校都贴出大标语，热烈欢呼“十六条”的公布，很快掀起了一个宣传“十六条”的高潮，接着毛主席又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的演出任务更是忙碌起来了。天天白天演，晚上演，没有停。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9月初，共接见了八次，接见的红卫兵都是全国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也有从各地选派去的学生，我们阳朔也送派去了，县委还组织我们文化系统车敲锣打鼓去车站欢送。能选送去的学生，在当时来说，都是比较优秀的学生，是很光荣的。接见的学生一次比一次多，开始是四、五十万，后来号称百万。有一次，一位女学生上天安门时把袖章给毛泽东带上时，毛主席问这位女学生叫什么名字？这位女学生说：“我叫宋彬彬”。毛主席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女学生说：“是”，毛主席就说：“要武嘛”。后来这位女学生就改名叫“宋要武”了。头几次接见，陪同毛泽东接见的中央领导人还有刘少奇，后来就没看到他了，接着邓小平也没有上天安门参加接见了。每次的接见盛况空前。都拍成“新闻简报”电影片发行到全国各地放映，每

次的影片发行到我县时，我县委领导组织我文化系统的全体人员打着红旗，化着彩妆，放着鞭炮，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去迎接，后面还有机关单位、学生，甚至还有工厂的工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紧跟着。那时称为：“迎接宝片。”那个场面正像小品演员讲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那家伙。”

“ 宝片”到来后，县电影院就没有放其他影片了，所有影片都被禁映，放的都是：“′宝片′、新闻简报”。当时老百姓的顺口溜是：“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朝鲜电影”是哭哭笑笑（如“卖花姑娘”，全场电影都是哭着的），外国电影是莫名其妙。很多观众看不懂外国片。迎接“宝片”后，电影院进行了隆重放映，为了增加一些内容，国家电影管理部门也同时进口了一些外国片，主要是朝鲜和前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国产影片是一部都没有了。

八次接见后，全国的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连，学生已不上课，南方的到北方去，北方到南方来，有的发扬革命传统步行，有的坐车。到我们阳朔的学生越来越多。按照中央通知，串联的学生必须免费安排好吃、住。县委领导又马上组织接待。我们文化系统的人员基本上全部投入这项

工作。在中山纪念堂等地方设好接待站，安排好地方，接待站随时有人值班，串联的学生随时有人到来，随着串联学生的到来，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传单，我们了解了北京及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知道了：中央领导要接见全国文艺界的代表。因此，我们县文化系统的一些人向县委领导提出了要去北京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活动，刚开始县委领导不同意，经过多次申请后，县委主管才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走前在阳朔首先成立了没有领导参加的群众组织，叫：“阳朔县毛泽东思想红色文艺兵战斗队”，文化系统大部分人员加入了这个战斗队，后来简称为“红艺兵”战斗队。我们制作了队旗、红色袖章。经过准备，采取自愿的原则，最后有20多人愿去，我们一行于1966年12月22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于25日早上到达了北京。

“文革”初期被中央首长接见

我们于25日上午到北京，北京已经设立了来京接到

站，专门接待全国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和文艺界代表，我们住在三里屯北京工业学校，这里已经来了很多上京参加接见的代表。第二天，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已有人来联系我们参加庆祝活动的晚会演出，我们文艺队去了大部分，所以演出节目没有问题。在北京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睡学校教室的地板上，地板用北京的秸秆铺在地上，教室内有暖气，我们没有感到冷。学校有食堂，很便宜，一角钱就可以吃餐饭了，但很少有米饭，每天都是吃馒头、面条、盐菜，也很少有肉吃。我们是有工资的。必须自拿钱和粮票买饭票。来串联的学生就很少有人买饭票，只拿学生证去登记本人的姓名和地址就可以领到饭票吃饭了。

安排好吃住后，我们27日上午就开始出门上街，北京天气很好，出了大太阳，空气很清新，那时北京没有雾霾。有些人把皮鞋擦亮就上北京大街，结果走了不到一百米，脚就像断了一样疼痛，耳朵像被刀割掉一样，冬天的北京太冷了，在南方穿的皮鞋哪能抵御零下近十度的冰雪天啊，那天我们赶紧到商店买了大棉鞋，大毛帽，大口罩和手套，有的还去买了大棉衣，这样才真正地在北京待了下来。

我们一行大都是第一次来首都北京，普通老百姓那时

很难有机会到北京的，我们当然很想游览北京风光，因此我们分好工，部分人落实参加中央首长接见的有关事宜，部分人乘此机会游览北京故宫，首都十大建筑，十三陵地宫及长城，还去参观了有名的商业街“王府井”，东单西单。北京显得比较平静，但有时也听到老北京人讲起“彭、罗、陆、杨”挨斗时的情景。1967年元旦那天，我和几人还去了清华大学，校园里已很冷清，大部分学生都外出串联去了，那时基本上形成北方的往南方跑，南边的往北边行的大串连阶段。

不久我们落实了中央首长接见的时间安排，并拿到了会议的入场券。接见时间是1967年的元月4日中午12时，地点是北京工人体育馆，体育馆离我们住宿的三里屯不远。

1967年元月4日那天，上午十时工人体育馆开放就可以进入会场了，我一早起床吃早餐后，就去买了一盒香草饼干，带上一壶水作为中午饭就进入了会场，但我入场还是晚了，北京工人体育馆露天馆的圆形看台已经坐满人了，我只好坐在离主席台约二十米远下面的草地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当时是全国最大的体育设施，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体育馆分露天馆和室内馆，露天馆里设有足球场，还有田径跑道等。那天参加中央领

导接见是来自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代表，据说坐满了有30万人，反正整个会场除了由解放军手扣着手圈好的圆形汽车道路外，全部都坐满人了。

中午12时，中央领导准时进入会场，他们都穿着解放军装，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缓缓地开进会场。第一部车是周恩来总理和陶铸，第二部车是江青和康生，第三、四部是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后面还有几部是工作人员坐在车上。除了周恩来和康生，其他人都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陶铸是几个月前由中南局调到中央的政治局常委，排在中央领导的第四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他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王、关、戚是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领导人一进入会场，频频向人群招手，人群开始骚动，都想站起来一睹中央首长真容。我原来是坐在地上的，当一站起来后，人浪把我顶起来，两脚离地，好久才落到地上，解放军扣着手紧紧地围着圈子，不让人涌到车道上。中央领导绕场一周后坐到了主席台上，骚动的人群才安静下来。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时，香草饼干和那个军用水壶已被踩扁了，成块的饼干已变成了粉末。这样我就只好饿着肚子，忍着口渴接受中央领导

的接见了。

约12时半会议开始，由陈伯达主持会议，只见他在台上嘴巴动着讲了一阵子，但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他讲什么东西，他是福建人，他讲福建话太难懂了。会议开始首先是周总理讲话，讲话内容是要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总理讲话时间不长，讲话结束，人民给予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是陶铸讲话，内容和周总理讲的大致相同，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们的讲话是给文革打气的。接着康生讲话，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山东土话也是听不懂的，不知道他在上面讲了些什么，他讲话结束，应该是陈伯达讲了，因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接着讲的却是江青，江青当时在党内好像没有什么职务，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只见江青身穿着崭新的绿军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她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她的第一句话就获得全场的掌声。在当时谁也不敢讲这句话。只有江青敢这样讲，由于他有毛泽东夫人特殊身份。这句煽情很强的话，为她以后得到了"文化革命旗手"的称号打下基础。当然他的讲话主要是煽动文化大革命的，是给文革浇油的。整

个会议时间不长，约一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中央领导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离开会场，被接见的人们也陆续地退出会场。

我因为没有东西吃，肚子也饿了，我就到大街上去找米饭吃，当走到北京医学院时，只听到学院大楼的高音喇叭广播“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我一听吃了一惊。按当时来讲，谁反对中央就是反革命，陶铸刚才代表中央给我们讲话，怎么会有人喊出这样的反动口号呢？我正感到纳闷时，一下子又从大楼上面掉下一句大标语，每个字是用整页纸书写的，足有一平方多米，内容也是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接着从楼上洒下很多传单，我急忙捡起一张一看上面讲陶铸来中央后，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听中央的，是最大的保皇派，耍两面手法。中央决定了要打倒他。我当时心想，既然要打倒，为什么还要代表中央接见我们，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刚提拔上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央不到半年就被打倒，这也太不合情理了，我感到不可理解。陶铸同志原是中南局书记，到我们阳朔下基层工作过，对阳朔的旅游业，把阳朔定为全国旅游风景区作出了较大贡献，又在桂林灵川下乡蹲点搞私情，我的同事不少人接触过他，听说他很平易

近人。人们对他有较好的印象。因此他的倒台我是感到有点惋惜的。后来我看了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关于陶铸的文章，才知道他被打倒的原因。不久我们坐火车，经过两夜一天的行程回到了阳朔。

1967年的春天，春扦工作开始、按以往的规定、县乡的机关干部都要到农村支援春扦，要到生产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文化系统的人绝大部分都到农村扦插去了，直到四月底五月初才回到县里。

我们回到单位，看到很多传单，得知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已到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他们带来了“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都敢批斗的造反精神，把中央文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造反原则传遍广西各地。广西很快就形成了对区、市领导干部是支持还是打倒的两派群众组织，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争议越来越大，对立情绪不断升级。这种现象外省也有、毛主席对这一现象发表讲话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应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形势得到好转，各地在人民解放军的主持下，开展了革命大联合。而广西设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记者站，不久大联合又被推翻，两派对立更加厉害。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解决分歧，他

在百忙中，白天处理国际事务、晚上劝和两派代表、都无济于事。一次江青在接见某省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时说：“文攻武卫，来犯必歼”。这就引起了全国形势急转直下，两派群众之间由互相口头辩谕，到互相殴打，直到夺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枪支进行武斗。这时毛主席又发表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广西没有人执行这一指示，而是变本加厉大打出手了。

1968年，中央于7月3日下发布告，称为“七三”布告。杀人现象非但没有制止、却愈演愈烈。县粮食局局长苏良钰被在大街打死。县商业局干部覃荣华、张伯 、卿申雄被民大街打死。阳朔著名画家、阳朔轻工业局画师戴开志被在大街打死。县商业局干部、广东人曾其言喜爱拉手风琴，和我在县总工会业余文工团时，我用小提琴与其合奏和谐、他被打死后屍骨无存，至今还未找到屍体。

1968年8月5日晚，在阳朔县人民礼堂召开千多人的批斗大会，被批斗者是一派群众组织的五十多人，他们被绳索捆绑着，由武装民兵押解到礼堂的台子上跪着。批斗会由商业局干部吕x忠主持。晚七时，批斗会刚开始，去桂林参加武斗回来的县组织部干部蒋x，来到礼堂的后排，站到座椅上大声喊叫：“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随着

喊声刚落，台下一百多人手拿木棒、石头、砖块对被批斗者大打出手，喊杀声震惊全城。被批斗者均被打伤，我被人用座椅的木条打得头破血流。被批斗者的家人都在静候着亲人的生死。我的妹妹看到我满头鲜血被拥回“监舍”时，急忙向我的父母报”喜”我还活着。最后统计：被打死的人有邮政局会计莫崇跃，县商业局干部莫文初，阳朔镇医院医师吴尚贤及儿子吴章龙、车缝社师傅刘汉和。

死者家属告状激烈，1983年中央对广西“文革”进行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打死人者受到了相应处理。那位吕x忠、蒋x也受到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处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各个方面的资料表明，广西的文化大革命，以支持还是打倒某领导的派性斗争实质不是主要问题。林彪反党集团的黄xx（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表态；“有一派，是“反革命组织”（据一位曾参加“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公安部同志的回忆文章，这才是广西“文革”的要害。广西的两派群众均成了黄xx集团要篡党夺权的牺牲品。在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均有利用组织“民兵师”作为他们的主要武装力量和中央对抗的资本。黄xx把广西的一派定为

“反革命组织”，利用派性，拉一派打一派，挑拨离间，这很明显是想把另一派变成他反党活动的基本力量。和“民兵师“是如出一辙的。黄xx为什么表这个态，阴谋是十分清楚的。周总理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都是劝和，从没有说过那派是“反革命组织”，黄xx背着总理说“广西的一派是反革命组织”，这明显是违背中央的。没有黄xx的表态，广西会出现乱打人，杀人的恶劣现象吗？他的阴谋没有得逞，只是害苦了我们广西的广大群众，挨打的被打了，打人的后来受到了党纪国法处分。两败俱伤啊。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几十年了，早已封存在人们的视线里，但又客观地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

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认识到：“这场由文化领域批判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被称作“政治大革命”。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彻底摒弃了长期笼罩在

人们头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紧箍咒，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来，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经济建设已取得可喜成果，现还在人世的两派人们早已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更可喜的是党中央始终带领全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写于2012年10月

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

胡木生之死

胡木生的故事，本人在《阳朔拾遗·小城的故事》一书：“阳朔了岂石刻的来由”中做了部分介绍。他是一个好人，他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今天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应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但他就是因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在那个人间颠倒的时期——1968年，被人活活地打死了，并且死的很悲惨。她的70多岁的母亲，阳朔西街人称梅花婶，当看到胡木生惨死，当场昏厥、被人抬回家后不久死去。胡木生母子就这样消失了。

胡木生是怎样死的？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

1968年七、八月间，广西革命委员会已成立、全区各市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近两年来的派性争斗，在新成立的具有权威的领导机关管理下，社会秩序应该变好

起来。人民生命安全应有保障。可是恰恰相反，打人、杀人现象更加严重，林彪、“四人帮”爪牙，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把广西两派争斗中的一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在广西大开杀戒。阳朔也不例外，随意打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胡木生，阳朔西街人，约生于1940年，近一米八的大个子，家住阳朔镇龙家巷（现改为桂花路）又号。父亲早亡，母亲见在，有一个哥哥。胡木生以打零工为生，擅长石匠。当1968年文革动乱较烈时，他不参加那派，没有参与两派的争斗，文革中的事他都没有参加，一心一意自费在阳朔县城的丁岩石壁上刻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八个大字；在瀑水渡码头的大石上刻有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在南山光（即现在的山水园）风景道上刻有：《沁园春·雪》。他总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品格高尚的人。

1968年夏秋的一天中午，他在外打工回家时，刚进到巷子口，看见五、六个手拿着棍棒的人，正在他家门口，对他的哥哥进行批斗毒打，他即时上前对那些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话音刚落，那些人大怒说：“你敢管我们”。马上用木棍向胡木生打来，胡

木生一看不妙，即刻跑出巷子口，向东面河边跑去，打人者紧紧追着，随后赶来。胡木生在阳朔县城大街上逃跑，打人者在后面紧追，但谁也不敢上前制止。胡木生跑了两条街。向阳朔县人民武装部逃去，进到了人武部大门，要求已介于地方“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的人武部出面搭救，但人武部的人把他推出大门，不予理踩。胡木生眼看人武部不愿搭救，又沿着大街逃去，打人者仍然紧追不放，胡木生又拐了两条街后，逃到了阳朔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资会的阳朔镇公安派出所寻求保护，派出所只有一位女干警值班，她虽上前制止不要打人，但无效。胡木生人虽高大，但已做了半天工，是准备回家吃午饭的，饭没吃成，又被追杀了几条街，再也没有力气逃跑了。那些打人者马上把胡木生围在派出所门口，一阵乱棒把胡木生打倒在地上，满头满脸是血，但胡木生一直没有求饶。打人者并不罢手，一直乱打，打得胡木生只有了出气，没有了进气，凶手们一直把胡木生打得面目全非，连脸形都变样了，死在派出所门口，一大摊鲜血洒在大街上。

那段时间已有多人在大街上被打死，已见怪不怪，街上居民只有早早地关上大门不敢看而已。胡木生的母亲得

知她的儿子被打死，急忙跑到现场看见儿子的惨状，即时昏厥过去，好心人把她抬回家不到两天，也气死了。

胡木生生前，是阳朔街公认的好青年，他身上具有许多闪光点：如他努力打零工赚钱赡养母亲，是一个孝子；他与别人合伙打工做工程最卖力气，工程完成后，分钱他从不在场，任由别人给他多少他就要多少。他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他自费买来石膏等材料，做成毛主席石膏坐像送给别人。他虽是打零工，却自觉向雷锋同志学习，工作认真负责。文革前，他曾在国营阳朔县腊树底猪场赶马车做运送猪饲料工作。他每天早出晚归，不怕工作辛苦，自觉地完成任务。有段时间猪饲料紧张，他起五更睡半夜的加班加点运送饲料。一天半夜，他确实人盹马乏，拉着饲料人、马都打起了瞌睡，马在途中掉转了头也不知道。那时整个阳朔县都没有一台机动车辆，晚上桂阳公路是没有机动车的，所以马车在公路上行走是安全的。胡木生半眯着眼睛以为把饲料运到目的地了，结果睁开眼睛一看，哇，又把饲料运转回来了，他急忙快马加鞭，把饲料运到了猪场。他对此懊恼不已。但大家都知道他太盹了，没有那个责怪他，反而把这件事作为笑料谈谕了很久。

胡木生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居然为了一句完全正确的

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活活地被打死了。几十年来，阳朔街上的老百姓对此事耿耿于怀，不平心理一直没有抹去。这件事情，对我们共产党有着极坏的影响。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给我党树立更好的形象，建议有关部门给胡木生同志做彻底的昭雪工作。

胡木生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安全，敢于向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生命，他的精神可嘉，死得壮烈。

自由诗
迟来的悼唁

当你走在阳朔丁x之上，
你可曾抬头向上张望。
一位青年人的音容笑貌，
他的英灵在这里飘荡。

这里曾有铁锤敲击石头的声音，
一阵一阵，叮叮当当。
声音是一首欢歌清脆悦耳，
它寄托着一位青年人的希望。
高高的脚手架洒下青年人的汗水，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八个大字。
显现在半山腰的石壁上。
刻字者胡木生；（注）
一位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青年石匠。

（注）胡木生是阳朔西街人，“文革”动乱中被人打死。死时不到三十岁。

苦命的伊人

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1963年，人们已从饿肚皮的年代走出来了。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还不是很好，但还能吃饱饭，自由市场也有猪肉买了，人们收入不高，但心情是舒畅的，因此，人们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了起来，我还在阳朔县印刷厂当工人的时候，积极地参加县总工会成立的业余文工团活动。来文工团的积极分子，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学校的教师，还有机关的干部。阳朔中学教师王庆生是团长，总工会干事（零时）李继发，即李寿平给我们作具体安排，使文工团业余时间，休息日或者是晚上经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好不快活。阳朔那时虽还不是旅游开放城市，但它优美的漓江风光早已被世人知晓，已时有外国人来参观旅游了，因此我们经常参加一些接待外宾的活动，表演节目给他们看，我们感到十分骄傲。

我们这个文工团约30人，其中一位姓张的老兄，三十

多岁，瘦高个子，是县商业的干部，讲着一口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唱歌较好，我因喜欢拉二胡，小提琴，他经常找我帮伴奏，我们就这样从相识到成为好朋友，他请我到他家里吃过饭，这样我就知道了他的基本情况，他名叫张伯动，湖南人，是支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外省干部，爱人罗华荣，是县医院的护士，也是支援广西的有志青年，讲着一口细声细语的四川话，那天他小妹张梦祥已经是下乡扦队的知青回来在家，她为我们忙里忙外洗菜煮饭，使我们快快乐乐地吃了一餐饭。过去我曾去过她家多次，但她还在学生期间，没有见过她，这次才真正见到了，他那少女的成熟，知识青年的大方，姣好的脸庞。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显得楚楚动人，苗条而丰满的身躯，亭亭玉立呈献在我的面前。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她那时作为知青扦队在离县城约四公里的高田穿岩村，也就是电影“刘三姐”与阿牛哥订情大榕树风景区。他先要我帮她冲洗照片胶卷，后来邀我去她扦队的知青点玩，她也喜欢唱歌；尤其爱唱“乌苏里船歌”，她要我用小提琴帮伴奏，我每帮伴奏，都格外卖力，她唱我拉，我们都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不久我们成为一对幸福的恋人。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暴风骤雨袭来，轰轰烈烈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腥风血雨的大动荡中，我们这些小小的老百姓好似是暴风雪中的雏燕，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

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是受法律保护，每个公民都可享有这样权力。因此张伯动，站在了打“韦”派这边，没想到他的这个轻描淡写的决定，却要了他的性命，被打死在了他为之满腔热情支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这块土地上。小哥xxx也被打死在他扦队的地方。

张梦祥这位弱小女子，遭到两个哥哥被打死。作为她的恋人，我也因冤假错案被关押判刑，沉重的打击，使她悲痛欲绝，哭干了眼泪。紧接着她又遭受牵连，被关进了生产队仓库，一位背着枪的武装民兵几次想对她进行强奸。有位当地姓唐的好人，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就主动以捞鱼仔的名义，父、子轮流守在仓库边的周围使其没有遭到侵害。张梦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只得远嫁他乡。就这样我与张梦祥这对苦命鸳鸯被无情棒打永远分离了。

张梦祥得知我平反恢复工作后，曾经写给我一封长信，声声泪下，诉说了她的分离之情，并一再表示要我原谅她，没有等到我出狱就离开了，很对不起我。还说回到阳

朔来见我一面，但我一直没有等到她回来，却得知她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的消息。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苦命的伊人啊，不知你飘逝在何方。

思想之情，无限惆怅，填词一首：

《虞美人》
梦“梦祥”

梦里“梦祥”梦依稀，
伊人何所依。
苦命伊人何处去？
魇梦惊醒南北两不知。

“红色风云”红色棒，
棒打鸳鸯啼。
只因当年命太苦，
有缘无份各自飞东西。

七言
一九八三年“文革”处遗　(注)

那场“运动”永记着，
刻骨铭心怎忘却。
不是“文化”是“武“化，
“一片忠心”砍脑壳。
广大人群分两派。
谁对谁错“鬼”操作。
佞人当道何处躲，
稀里糊涂受折磨。

(注)：1966年中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提出：“中央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四人帮”及”林彪反党集团”的操纵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陶铸x后被迫害致死，许多老干部被打倒。

好在中央晓得错。
这样下去怎要得。
冤假错案重新审，
“阶级斗争”永抛脱。
人人争斗无好果。
安定团结是国策。
经济建设目标定
同心同德建强国。

广西也开展揪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形成两派群众组织，一派要打倒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另一派要打倒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死。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1976年文革结束，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得到改正，受害群众纷纷上访告状。1983年民中央领导下，广西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打人杀人者受到党纪国法处分。

附录

阳朔惊现百座太平天国将士墓，南王冯云山魂泊金钱岭？

发源于广西、持续14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又缘于其时间紧接当代、至今仍保留许多文化遗存等原因，是当代史学界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在阳朔县民间，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太平军攻打当时广西省城桂林及全州等地时，其后勤屯兵屯物处即在阳朔县与临桂县（区）交界的塘头村（堡），阵亡将士大都葬在阳朔县金宝乡枫木寨村委毛家村、岭底村一带；南王冯云山亦葬于毛家村金钱岭东坡，其后人至今仍在阳朔繁衍生息……实际情况与传说是否相符？有何人证物证？2017年清明节前后，笔者一行多次到毛家村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试图还原这远去了160余年的历史真相。

一方不起眼的小石碑，揭开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葬身地这个惊天秘密。

史载，1851年1月，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等在广西金田举行反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是年9月，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后制订天朝各种制度，并于12月由天王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史称永安封王。由此，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初步形成，也由此遭到了清廷的重兵围剿，使得“太平军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4月3日，天王下诏从永安突围，率太平军及眷属近一万人众，向北突破三道关卡，直指省城桂林。于4月17日攻打桂林城，虽历时34天却久攻不克，于是绕道继续北上攻打全州，6月3日全州虽克，“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身负重伤，不久于蓑衣渡去世”。

这里值得存疑的是：南王冯云山在全州的蓑衣渡去世后葬身何处？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死后遗骸大都不得善存。杨秀清、韦昌辉在太平天国内讧中死无葬身之地；石达开在成都被清廷凌迟处死；萧朝贵战死在长沙城外，

曾葬于妙高峰下，后被清兵掘出戮尸；洪秀全在天京（今江苏南京市）病死后埋于宫殿院中，亦被攻破天京后的湘军掘出焚尸。最先战死的冯云山呢？南王遗骸还存吗？魂泊何处？

笔者在2017年3月至4月间，多次到金宝乡枫木寨一带走访调查，下列情况，或许能够揭开南王冯云山墓葬所在地这个惊天秘密。

1、发现“巡天王”墓碑的经过及目击人。在枫木寨村委一带，特别是金钱岭（又名大圈坟）下毛家村的村民，大多从小就听长者讲过，后山上那些无人祭扫的坟堆，埋葬的是太平天国战死之人。毛家村后山有太平天国古墓的事虽已传得很久远了，但村民们经年日久、习以为常，也不再特别留意过这些树木杂草丛生中的古墓，或许认为是“孤魂野鬼”，故大都避而远之。大约是在2009年秋季，毛家村后山上发生了一场山火，烧掉了山上的树林杂草，有几座古墓显露了出来，其中有一座还相对高大些。但因为没有像样的墓碑，那些乱石墓碑上也没有文字记载，这座古墓仍没有引起村民太多的注意。就在这座古墓旁边约200米远的岭背上，是村民曾宪兴（曾经担任过枫木寨村委会主任）、莫光文等几个村民的野鸡养殖场，曾宪兴小时

候就曾经听祖父曾广晋讲过，这里是太平军的墓葬。因此，平常他经过古墓旁边时，偶尔也会看一眼，但也没有特别注意。火烧山后的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他路过墓前时，发现古墓的石碑从墓堆上掉了下来，出于好奇，他走上前去看了一下，那块约一尺四寸高、一尺来宽的青石碑横置地上，但石碑上并没有看到字。曾宪兴好奇地把石碑翻开，发现石碑上的另一面竖着刻有“巡天王”3个字。因为不知“巡天王”是谁，他当时也没有多想什么。但回到家后，他想到这种碑文与周边地方的风俗习惯明显不同，加上听说过这是太平天国的古墓，心里就有一定的疑虑，于是就把这事跟自己的儿子及村民说了。与此同时，几个上山找竹鼠的村民也发现了这块小墓碑。从小听说是太平天国阵亡将士墓的传闻得到了证实，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结果，村上不少人都去岭上看了这块墓碑，如村民莫星任、莫星荣等。细心的村民莫光文在刻有“巡天王”字样的墓碑上，还发现碑的上方横刻着一排拇指大小的“太平天国”4个小字。金钱岭上发现太平天国将士墓葬的消息不胫而走，为古墓招来了祸患。一两个月后，当曾宪兴再次路过古墓旁时，一大堆新的泥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到“巡天王”墓及旁边紧挨着的另一座墓都被盗挖了，墓已经被挖开一

个大洞，墓前散落着石头及陶瓷碎片，墓碑也被丢弃一旁。这两座古墓被盗后，村民莫星任还在“巡天王”旁边的那座古墓前，发现了另外一块用当地岭上的“铜石”（当地俗称，即浅黄色的沙页岩）做的墓碑，上面竖着刻有“太平天国陈氏”字样，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太平天国的国字里面用的是“玉”字，而不是繁写体国字里面的“或”字。

村里人当时很纳闷，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这些无人祭扫的古墓有像样的墓碑，更不会在那些乱石“碑”上看到有字，为何又在这“巡天王”及相邻的墓碑上看见了字？因有字的那一面石头特别黑一些，后来村民推测，可能是当时葬墓时，为了不暴露死者的身份，又能方便以后寻找，便把墓碑有字的那一面反转过去埋在了泥土里。因为山场被火烧后，长出了大量嫩草，那埋在泥土里的小石碑，应该是被村民放到岭上吃草的牛群来回践踏时，踩翻出来的。也由此无意中把另一面暴露了出来，刻的字也就被暴露了。那两块墓碑曾被丢弃一旁，但当时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墓及墓碑的重要性，一些放牛的村民，如曾宪平、曾庆贵等，还把石碑当作练手力、比力气的道具，不时来个举石碑的比试。约一两个月后，村民莫星荣忽然想起这是太

平军的墓碑，也许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再去寻找墓碑时，墓碑已不翼而飞了。究竟是被盗墓贼后来发现有价值再来盗走了，还是当地有点文化的人将之收藏，尚不得而知。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两块墓碑了。

2、目前枫木寨太平天国墓葬群及“巡天王”墓概况。目前在金宝乡枫木寨村委会毛家村后山金钱岭和金钱山、岭底村后面黑石岭一带，发现的太平天国墓堆约有近百座，仅金钱岭就有30多座。约1978年，村民曾宪贤在开荒种果时，无意中挖开了一座墓葬，发现其中就有7、8具遗骸。这些墓堆因年代久远无人祭扫培土或因当年墓葬埋得匆忙本来就不高，墓大多很低矮。在金钱岭，目前除“巡天王”墓尚有1米多高外，其它的墓堆宽度虽然也有2米左右，但大多已经塌陷，与地表几乎齐平，有些已经只剩下一点点土堆的痕迹罢了。与当地一般习惯不同的是，这些墓葬统一呈一条横线一字形在半山腰上并排而葬。墓葬群均尚未发现有字的墓碑。

3、“巡天王”墓即是南王冯云山墓。其理由有四：一是由洪秀全、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认为，战死的太平军将士是升天进入天国了，是“功德圆满”的事，作为第一位战死的王，自然是去巡天去了，故称“巡天王”，且当

时除了封南王冯云山外，不可能再封其他人；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将诸王加了个天象的头衔，南王冯云山被追封为“云师”亦是佐证，云者，天空中来回飘荡（巡）也。二是在枫木寨处埋有近百座太平军攻打桂林时的死亡将士墓，均无墓碑，清廷不可能全部去挖开焚尸，将冯云山其坟墓混葬于此，这样就便于隐藏、保护。三是金钱岭处“风水”较佳，“巡天王”墓所处位置正是堪舆学中的最佳龙脉穴位，前向视野开阔，一片山峰（四脚山、福瓶山等）似百鸟来朝，后座紧靠三座高山（统称鹏山）两前一后，恰如一把巨椅宝座，又像鲲鹏展翅直冲云霄。四是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百余年来的考古论证，对冯云山的葬身地均“不详”。

一处人为形成的塌岩，印证着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曾经在塘头村设立“领后军主将”指挥部。

冯云山战死后之所以葬于阳朔县枫木寨，除上述缘由外，还与其曾任太平天国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有关。1852年4月5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后，其前锋罗大纲部于4月16日到桂林城南约50里的六塘、大岗埠、良丰一带，击败广西团练头目唐仁、唐岳父子后，便以阳朔、临桂两县

交界处的塘头堡（村）（与枫木寨村相邻）为后勤保障基地，支撑攻击当时广西省府的桂林之战。在长达月余的桂林攻击战中，从这里输送物资、兵员及接收、救济伤员。冯云山作为领后军主将，在塘头堡（村）坐镇指挥当是顺理成章之事。更因为他曾经了解枫木寨一带的地理及太平军战死战将埋葬等状况，作为“创国者”、深谋远虑的军师，在全州中炮受伤临死前托付部下将其秘葬于枫木寨，亦是顺理成章之事。曾有史料称，负责秘葬冯云山的“二十位壮汉”后来不知所终，当与此事有关。

在枫木寨村委毛家村金钱山脚下，有一个山洞被当地人称之为藏宝洞，传说洞里藏有太平天国大量的金银财宝。为防止财宝被盗，太平天国将士藏好宝物后将山体炸塌，让崩塌的巨石堵住了洞口。笔者到现场了解得知，此洞距离“巡天王”墓地约500米，堵住洞口的巨石约有20多米长、10多米宽，藏宝洞只剩下0.5米高的月芽型小口，只容得一人匍匐进入。但进入洞内不到2米，就不得再往前行了，因前路已完全被巨石堵死，只能看见盗宝者企图挖洞时挖掘出来的一块块碎石。

这枫木寨藏宝洞可谓是声名远播，引得形形色色的寻宝人接踵而至，几乎每年都有一些人前来“考察”。这些

来人大都拿着探测仪器，据说确实探得有金属响声，只是苦于巨石拦路，无法找到入洞的办法。早在2003年，就曾经有一批穿着迷彩服、自称是解放军水电部队、却拿不出任何部队证明的10多人到此“探测水源”，虽几经折腾，却也无功而返。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一帮寻宝者偷偷在洞口旁边约两米远的地方新挖掘出两个土坑，土坑也是往山洞方向挖的，但仅掘进了约2米，可能也是因为石头难掘吧，亦不再前挖。在此，笔者也奉劝这些“寻宝者”，别再枉费心思干这些违法之事。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军被清军四处围堵，行进路线几乎大都属于“突围”状态，可谓“行色匆匆”。史料记载，在太平军攻打桂林城时，清廷专责围剿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曾在阳朔县城坐镇指挥，可谓军情紧急！太平军在攻打桂林城失利匆匆北去后，将部分来不及带走的物资藏于洞里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是南王部下将冯云山秘葬在金钱山时，亦遵嘱将属于冯云山的部分财宝藏于墓旁的山洞中。相传曾留下寻宝歌谣，尚无根据，且不论之。

一纸鲜为人知的家谱，隐示出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至

今在阳朔仍有后人。

在阳朔县除“巡天王”墓、藏宝洞外，与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有关的还有杨堤乡全家洲村的冯氏人家。这全家洲可曾是漓江边上的偏僻之地，交通不便，正面漓江，另三面均被石山隔绝，来往交通几乎全靠水路（船或竹筏），1802年前曾有秦氏入住建村，称为秦家洲村，后山崩村灭。冯氏人家则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平息后定居此地的，初称以“秦”“全”近音，改村名为全家洲。这冯氏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处偏僻、凶险之地定居呢？当今冯氏村民说与他们第一位在此定居的老太公冯金养的身世有关。

曾在阳朔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退休干部冯照方先生是冯金养的第五代孙，他介绍说：据口头遗传，冯金养自称祖籍为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连滩镇高基底大地坡人，青年时只身一人带着一白藤箱的万金油，沿西江、桂江、漓江而至全家洲定居，购地建房、娶妻生子，至今家族已繁衍七代共300余人口。令他们家族不解或者说与太平天国与冯云山“扯得上关系”的事项有四：

1、冯金养为什么单身一人迁移阳朔定居，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了原来的家庭籍贯，却只字不提家庭人口情况，也

不要求后人回去寻根访祖。后来族人也曾前往广东连滩寻根，却是查无此人。冯云山次子瑞科（乳名天养）与这金养是同一人吗？

2、冯金养年纪轻轻却执行着这么一个周密而慎重的迁移计划，从筹款进货（万金油）到迁移路线、定居地点，这不是一个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所能做到的，其后定有高人支持。

3、太平军是全家从军的，连续34天攻打桂林城时，老营、女营、及部分辎重则扎营在訾家洲至斗鸡滩漓江江面数十只船上。下游不到四十里的就是（秦）全家洲村，或许当时冯金养或冯云山曾在其间，了解这（秦）全家洲村便于隐匿？

4、现在全家洲冯氏族人均按老太公冯金养所拟的家谱取名排辈，这家谱是首七言诗，诗曰：

洪日普照满天辉，运际丰隆朝紫徽；

不振家声绳祖武，芝兰和暖庆新蓓。

这诗的大意当是：时运来时曾造就了丰功伟绩；时运不济时也要注重修为，总会有庆贺春暖花开的一天。可这“洪日”为何不作“红日”呢？因为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上便有这“洪日”（即天王洪日）2字，传说中洪秀全在

天京宫廷里的题壁即是“洪日普照”4个大字！太平天国曾建立了天朝，虽然失败了，但后人当发愤图强，再铸伟业啊。

历史的遗存大都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的。联系到秦家洲改名全家洲的“全”字，联系到枫木寨“巡天王”墓及藏宝洞的传说，人们还能说这一切与太平天国、与洪秀全、与冯云山无关吗？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已远去160余年了，中华民族也已步入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冯照方先生说：“我绝没有攀高枝之意，因现在我们全家都生活得很幸福，只想弄清真相而已，尊重历史，尊重英灵。”笔者也谨以此文，对冯云山等太平天国先烈们，为推翻腐朽没落封建统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辛探索、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表达深深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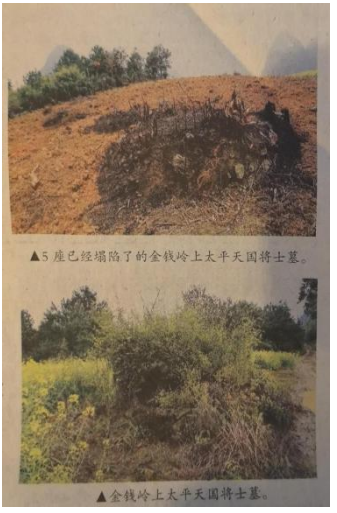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纲》龚书铎、方攸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3）《阳朔拾遗》冯照方著，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冯照方（中）在介绍全家洲村冯氏家族情况。


▲5座已经塌陷了的金钱岭上太平天国将士墓。

▲金钱岭上太平天国将士墓。


▲金钱岭与鹅山。

▶被盗挖后的太平天国"逆天王"墓。